

章氏遺書

第二六冊

章氏遺書外編卷第一

信摭

蔡邕後漢書以十志爲十意劉知幾謂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作者愛奇恥於仍舊今按司馬首創八書不過別於紀表諸體班氏以百篇通名漢書自不得不別體爲志蔡氏改志爲意乃避桓帝之諱皆非愛奇恥仍舊也華典張錄則不免於好奇何氏名說尤爲無理嗣是歐陽新五代史記則題爲考鄭樵通志又命爲略又出劉氏之後者也原歐氏之意五代典章荒略不足爲法故存司天職方使有稽考而已唐書有志知其稱考非爲好奇改表稱譜則歐鄭同爲復古於理無背鄭之稱略亦以全書命爲通

志不得仍列志名又不可盡爲義取簡略者也

程大中進士作考古叢編未及刊行其子孫以草稿送通志局亦頗有可取亦有見未徹者就摘數條

程云從來引臨文不諱者多誤解爲文字之文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氏註曰爲其失正事也今人之誤用者直解作詩書不諱耳按古人作文不稱爲文而稱屬辭其稱文者多指字畫如云文止戈爲武有文在手爲魯夫人是也以臨文爲撰文乃後世之語漢儒猶未然也又古人贊屬辭之美則謂之文易曰指遠辭文左傳曰吾不如衰之文是也以文辭爲文見於孟子曰其文

則史然亦僅就書法體例而言與後世所稱稍異程說似本之毛西河

程云道家之書皆祖老子漢志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俱列道家者流則道德之書不始於五千言也又小說家載伊尹說二十七篇注云其言淺薄似依托也則五十一篇非依托可知不知三代以前無著書之事道家者流稱述伊尹太公以著書如孟子之稱堯舜然非伊尹太公所著書也若伊尹之書兩出而以小說家之注爲依托以證道家之非依托則孟子稱述堯舜原非依托豈即可據爲堯舜所著歟尉繚旣見兵家又見雜家商君亦法家雜家兩出名同實異不得



指爲一書有真僞之證也

程云宋史藝文志有李昌齡感應篇一卷卽近世所傳太上感應篇也理宗常命鄭清之作序按惠定宇注感應篇博徵古事乃不及此

程云張桓侯有易注見方仲耕書又云唐書藝文志有薛仁貴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世亦罕稱此等恐是傳訛否則或同姓字事理之必然者

程云馬融爲梁冀誣奏李固路粹爲曹操誣奏孔融路粹乃蔡邕弟子邕附卓而粹附操所謂謬種流傳者耶程云子瞻謫黃州自號東坡又迤東坡而南有茂林修竹又號南坡見陸放翁東坡記

程云後世編第書冊多以干支爲識如隋之東藏甲乙  
西藏丙丁樊南甲乙集夷堅甲乙丙志之類甚多按管  
子書有輕重甲篇乙篇則自周時已然余按管子輕重  
諸篇皆後人附益卽甲乙篇第亦漢人較定時所著非  
當日已然也管子時尙無著書之事其書皆後人綴輯  
不得援以爲例

程云書以朱墨評點明時盛行隋經籍志有賈逵春秋  
左氏經傳朱墨列蓋自漢有之矣按隋志所著似朱墨  
異書以分經傳非評點之類且賈逵原本未必隋時尙  
存則朱墨或後人傳鈔之本不得遽指爲漢人已然劉  
知幾史通斥繁之篇則實以朱墨點抹古史原文似可

援以爲例

卷夕一

嘉業堂刊

程云漢志有孟子一篇列陰陽家是七篇及古本十一篇外又有此書惜今不傳按陰陽家之孟子恐未必卽鄒孟子或如孫武孫臏之同稱孫子耳劉氏七略於書之同出者往往存互見之法今班氏注中猶可考見如太史公之別出四篇管子之別出弟子職篇之類孟子十篇分內外書此外不聞別有所述則不得以姓氏偶同而合於一也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文三國演義

東華錄

左都御史徐元文劾浙閩總督姚啟聖可駭者六啟聖疏辨皆誣事在康熙初年

張伯行參噶禮噶禮亦誣奏張伯行噶禮爲總督張伯行爲巡撫也兩奉 欽差研審皆爲和解調停旋請兩罷 聖祖特原張伯行而斥噶禮噶禮尋以其母訴噶禮謀毒伊母與妻子別居於外議磔 賜自盡令其妻從死

沈清遠公降糧道而卒

康熙四十八年致仕大學士熊賜履遺本內有薦舉伊姪熊本清廉謹飭可用之語熊本時爲編修查取疏稿並無其言乃本串通家人私添本問斬罪

論語定公問一言興邦夫子答以爲君難爲臣不易問一言喪邦夫子答以惟其言而莫余違此皆當日所有

之言故曰人之言也第不知言出誰氏耳按韓非難一之五章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余違師曠侍坐於側援琴撞之則是此言出晉平公也

廣濟金德嘉撰其母行狀自稱康熙壬戌進士第一按德嘉有古文明又刻居業齋文哀然成集其實不解爲古文辭至以舉人試禮部第一稱進士第一則不知進士至殿試而始得稱也俗稱會試第一爲會元殿試第一爲狀元狀元必云一甲第一名進士今稱進士第一後人知其爲會元耶狀元耶

劉復愚曰作其鳴而恥葭學者鳳凰也夫鳳何恥於葭

惡夫似鳳非鳳之惑人聞也王懷祖御史嘗欲發明六書精義意有所會而無暇遽筆於書則曰願得其人授之以意俾筆爲書成卽爲其人著述而不必著懷祖名以商於余余曰創意難屬辭亦復不易果能承懷祖氏意而曲折以達於文辭而不失其指則其人亦不藉懷祖氏以爲重卽承其意而爲書亦不必沒懷祖氏名以見長矣邵二雲侍讀撰爾雅正義嘗以所獨解者爲人言之鄉曲猥予於邵書未成先竊其說刊爲別解幸邵知之早及以正義授刻凡與其人談及者皆改易以避雷同蓋同時之人未知孰先孰後恐滋後人惑也余與友人論文謂古人二名不偏諱今人二名止稱一字爲

非此說本之顏氏匡謬正俗因方李諸家辨論文辭義例全以八家爲準八家卽有疵病亦必曲爲之諱不免疑誤後學因舉韓氏張中丞傳後序於南霽雲忽稱霽雲忽稱曰雲平淮西碑光顏稱顏公武稱武以爲雖韓氏文豈可遽爲是耶蓋取最可尊信如韓氏者猶不可因人而曲護其短非謂韓不足法而一二小疵因以毀其全也而道聽之徒襲用其言而不察其故乃云二名偏稱之弊始於韓氏而舉南霽雲之稱雲以爲從此相沿而失則與余所言之指相去以萬里矣二名偏稱如春秋趙嬰齊稱嬰楚巫臣稱巫以開其漸特有可省與不可省之別余別有專篇討論其例甚詳至六朝駢麗

破壞文體則人名與字取諧聲律其弊亦已太甚唐初承陳隋遺風未歸雅正至顏氏匡謬正俗乃舉而辨正之八家之文清真不失矩度韓氏所失二條乃偶未檢點其他固絕無之今乃歸咎謂韓氏首創豈目未見六朝初唐之文字乎又古人文字貴於爾雅非爲觀美蓋謂俚說遊談俗諺古音不通雅故難於傳世行遠雅者正也爾者近也文章爾雅猶云近於同文官授之書不落鄉曲訛言難共喻也然世代升降而文辭言語隨之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聖人不能易也三代不摩唐虞之文兩漢不摩三代之語經史具在不可誣也余嘗因時俗稱謂名義多訛欲從爾雅推廣其義爲之考訂人倫



名實酌其宜古宜今有關於文字所承用者以爲之法  
同人多仿其意而爲之有得有失亦未甚愜也道聽之  
徒則又襲其言而不察其故則云爾雅釋親爲稱名法  
漢氏纂書競競墨守夫稱名豈釋親所能該括而漢書  
漢文又何嘗墨守爾雅此又夫人所知者也幸而其人  
深諱此言之出於余然余所言久爲人知人亦不問而  
知其意自余發之也又伯夷二字書稱汝伯則單舉一  
字之例古矣特須有可斷之別耳

天子崩稱大行漢書霍光傳太子受皇帝信璽行璽大  
行前韋昭註大行不反之辭後漢書安帝紀註引韋說  
又引穀梁傳大行受大名謂其義兩通杜氏通典乃用

後說是以行字作去聲讀矣然史記李斯傳云今大行未發如云大行受大名爲諡法未定稱大行以見其必得大名則秦無諡法不應有大行之稱矣

漢川汪特昌著鶴陰亭集其蔡邕論云史稱邕在王允

座聞之驚歎

聞董卓誅

羅氏則曰卓死有一人伏尸而哭武

士擁至乃邕也因力詆稗說之陋今按此說出三國演義演義豈可以論古事又演義本無姓氏不知汪氏何據而稱羅氏汪氏詩文集本庸近無大見解惟羅氏之說不知所出俟考

續說郭輯明人小說有瑯琊漫鈔題爲衡郡文林所撰文林行履未詳書載北京功德寺一條云後宮像設最

工因正統時張太后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尙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非盛德事乃密造此佛請英廟進於太后致功德寺後宮又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其言誣妄特甚按史張后作配仁宗逮事成祖及文皇后賢孝最著歷仁宣二朝配德母儀未聞有失至英宗嗣位年方幼冲王振蠱惑用事后御便殿戒飭英宗召見大臣斥責王振欲賜之死英宗爲之跪請良久乃解終太后世王振不敢肆奸是何如嚴明豈有遊幸佛寺累宿不返幾如魏之胡后唐之武后所爲且彼時三楊蹇夏諸公皆在朝列竟無一言而包藏禍心死不

足贖之王振乃能因事納忠引君當道遠出諸臣之上  
文林豈王振假子或其漏網之黨邪不然何誣善諛奸  
是非顛倒至於此邪且旣云宮殿別寢皆具則其制度  
宏壯必非局促可知卽使一堂供佛兩房藏經帝后遊  
幸之地豈無離宮別殿可作寢處乃竟如茅庵村舍之  
更無展拓卽以事勢言之亦不近情理矣又一條言司  
馬貞三皇本紀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此乃  
唐人雜采讖緯之言無足深辨文林以爲本於皇極經  
世是唐人本宋人之書矣自知荒謬無理則又以經世  
爲自古相傳之書其言如醉如夢竟不知其是何理也  
文心雕龍無韻者爲筆有韻者爲文

凡假借名目不可再用代字使人無從推測以諸生爲秀才本屬假借名目東漢避光武諱以秀才爲茂才是茂才卽秀才也但秀才爲諸生通稱已久辭語直稱之爲秀才人所解也范文正公爲秀才日便以天下爲已任此說亦人人所知所謂爲秀才卽是爲諸生也會見文正祠堂題楹聯句曰茂才以天下爲勳猷是假借名目又用代字轉是秀才爲真正名目而以茂才作文語以新異之也字句求新異本屬行文之病然題楹本與辭賦詩句同例原不妨假借取新但假借之中又用代字意求新而語反滯矣行文不可不知也

校讐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爲推見古人大體

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著較讐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讐者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敘例同異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且搖曳作態以出之言或人不解問伊書止求其義理足矣目錄無關文義何必講求彼則笑而不言真是貧兒賣弄家私不值一笑矣

世傳朱子家禮一書王懋竑歷考朱子著書及諸家稱述並無其事謂後人采取朱子之言依托爲之然宋史廖德明傳在南粵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廖爲朱子弟

子不應於其師之著述不辨真僞也大抵其書通於風俗多爲後人竄亂非完書矣

張方海自言曾見黃梨洲貌甚奇古按黃梨洲卒於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年八十六張方海生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相去二十年不及見也乾隆乙卯余在餘姚見梨洲遺像二幅貌甚肅穆清高亦不見奇古也

檀弓記晉殺申生事迹申生辭狐突語中有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云云胡邦衡傳云春秋自閔二年至僖十三年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按記此文不出而圖吾君乃設擬之辭猶云恐伯氏不出而圖非指其見在不出也語

氣宛折以致丁寧反覆玩之自可意會胡氏禮傳今亦不見衛正叔集說采之

一生行事爲詩文家題目勝於爲江湖者流揣摩

古人惟於養老乞言乃有愷史則今之修方志者錄善而諱不善非也

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鄭孔諸儒皆言三百爲周禮三千爲儀禮臣瓚葉夢得皆以儀禮爲經禮其委曲繁備爲曲禮朱子主葉氏說唐會要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共三卷內載史館祕閣諸典頗詳

世傳三字經爲王伯厚撰內有若梁顥八十二對大廷



魁多士世有梁顥不伏老八十二中狀元雜劇按宋史  
顥傳顥於太宗雍熙二年登第真宗景德元年卒年九  
十二按雍熙二年爲甲申景德元年爲甲辰相去正二  
十年是顥登第年七十二也而俗傳顥登第謝表有皓  
首窮經尙少伏生八歲青雲得路已多太公二年之句  
妄也然本傳言顥釋褐授大名府觀察推官召爲左拾  
遺直史館賜緋判司登聞鼓院坐事貶虢州司戶參軍  
再起直史館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  
士丁內艱是七十二歲始得登第又歷升沈數載猶丁  
內艱又傳敘其二十年官績稱其有吏方每進對辭辨  
明敏又稱其美丰姿強力少疾暴病而卒而不言其晚

遇及老猶矍鑠等語恐史文九字有悞俟考

孔安國釋武成言華山桃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其  
自生自死孔疏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閻氏疏證譏其不  
識地理又云果如安國所言武王不及田子方矣子方  
見老馬於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况武王  
乎按此本古文書孔傳僞托不足爲安國訾但歸馬放  
牛諸書紀載多同非古文僞說也僞孔傳謂置於不長  
養處固非卽閻氏謂歸之放之示弗復乘服亦恐意有  
未盡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豈戎衣大定後  
不復爲鎮撫長遠計乎且牛馬皆有用物散之於民農  
賈皆可服乘卽不爲征伐計亦豈不可下資民用而遽

以有用之物置無用地乎然則歸馬放牛非徒示天下以偃武修文當與敝幃敝蓋之意參觀乃封賞功臣之餘意也戎衣底定牛馬力既殫矣放於華山桃林之間不用羈勒服乘所以使就水草之養得逸樂以終其天年聖王報功酬勞仁及畜產可謂能盡物之性也

陳季立尙書評謂史記點竄左國世本楚漢諸書能得其意放其辭伸縮自在行止由己獨當尙書而目眩手拙孟子述堯舜湯武不一而足猶然孟軻氏之文蓋意得也嘗謂孟子之文在太史公之上按此說與前人論文謂檀弓文筆高於左傳取一二事同敘異文而以簡雅爲勝同一見解又如班馬優劣而以史簡班繁爲權

度者皆此種識解也孟子述唐虞三代祇取以供論說  
史遷乃敘事體難易之勢奚啻倍蓰孟子醅乎醅者史  
記疵累百出要不可以論文筆也假如學紀載文字於  
孟子乎於史記乎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也

宏光嘗上景帝號代宗閻百詩謂唐有代宗所以避太  
宗諱代宗卽世宗也明已有世宗不應重出代宗李興  
化謂此事出顧璠屏不知其誤按代宗卽世宗之說誠  
如閻議但宏光之時追諡景帝卻與前人稱世祖世宗  
不同彼直謂英宗北狩中國無主其後英宗復辟天祚  
仍歸而景帝因時承乏聊爲權代云爾文字同而意迥  
別也

漢祖乃太祖高皇帝也太祖自是廟號高帝自是諡法史遷渾一而稱高祖班固始改爲高帝紀而紀文皆稱爲高帝至今人相沿而莫爲之正此閻氏之正論也

儒林傳費直易無章句惟以彖象繫辭文言解釋上下經而七錄乃有直章句四卷蓋爲費氏學者所撰非費直書也又劉向典校祕書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三家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後人誤會儒林傳文以象彖文言解上下經因以分傳附於經後謂始費氏不知分傳附經自後漢鄭王諸家始也

皇甫湜昌黎墓誌銘壻左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宗懿壻聳變文而同音義蓋再適者也按李漢序韓文在

昌黎身後湜志韓墓去韓之沒不及半載

據志云長慶四年十二月

薨明年正月

是李序與皇甫誌未知孰先孰後豈有李

漢死而妻適人之事如有他故義絕於生前者銘志之

文卽不應存李漢名是當存疑俟再考也

卽使韓公女有再適之事

增聳變文亦殊屬無謂且文指亦仍不明也

張之象雲間人明嘉靖年官浙江按察使嘗著太史史

例一百卷今坊估尙有其書大抵仿潘昂霄金石例而

爲司馬一家之書舉文爲例其中實多不必例者古人

文成法立亦本出於無心拘拘爲例則六經三傳無字

句不可爲例而人轉無所法矣止仲王氏爲金石例全

以韓碑爲準識者譏其拘守一家今於紀傳之史司馬

創法而班陳因之漸推以著乃知正變因革之由來而張氏僅取太史一家尤爲拘泥鮮通且舉例貴有發明今乃碎分門類但截錄成文並無己意闡發一言幾如鈔摘兔園冊子尤爲無所取裁余意上援尙書左國下逮陳范沈魏皆當標識義例著爲體要論其宜古宜今孰當孰否自可撰爲一書但立例俱關要義而隨常屬文古人原不爲成法者一概刪而不載庶幾立例精嚴可爲後人法矣

唐紹祖改堂文鈔汪楫舟次以鴻辭入翰林同官分撰明史紛紜貿亂楫請先作長編志成而後作傳

唐改堂紹祖汪舟次誌銘汪充明史纂脩兼脩崇正實

錄

晉摯虞傳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復蓋筆舌各有勝也廣官東平太守是樂廣也

孟子折枝解若今之按摩趙注本如是李賢注范史張王傳引劉熙注孟子亦同此解也

盧植傳植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此又是經師別派

開後世講義家

李固傳固死弟子趙承等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殆今行狀之類也

後漢書虞詡傳變合傳內敘永初四年羌胡殘破并涼朝議欲棄涼州一事於虞詡傳則云詡辟太尉李脩府



會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詡說脩謂非計脩謂微子之言幾敗國事因問計於詡詡請四府九卿各辟彼州牧守令長子弟除爲冗官以羈縻之脩集四府皆從其議而鄧騭兄弟以詡異議欲中傷之卒授爲朝歌長以難之而於傅燮傳內則云司徒崔烈議棄涼州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尙書郎楊瓚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具言所以帝從燮議與虞詡傳所云互異不知誰是誰非史傳敘事牴牾情理所有然未有同列一篇之內而互歧如此者范史銓配列傳如文集之選錄文字全不謀篇此亦其一端矣

趙岐傳岐重疾勅兒子曰可立一員石於墓前刻曰漢

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此亦不過自撰墓銘之類但圓石立墓不知制度如何或彼時有此例也

晉書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曰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晉書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有改作意起光武終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傳七十及三譜敘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

紀改名漢後書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十典未成詔子徹踵成之未竟而卒詔其少子暢克成之并草魏晉紀傳永嘉喪亂嶠書存者五十餘卷按華書行之不久卽已殘缺後世更不復見其全矣荀勗張華之徒謂其有遷固之規可爲推許至矣然遷固之於呂后存其臨朝事於本紀而外戚之傳仍著其名蓋紀傳不特區分尊卑亦紀載各有事例編年紀月倣春秋而爲之事與皇后何預如以尊卑而論妻尊孰與父母推華氏尊后而可升爲紀則馬班

當爲太上昭靈作本紀矣况后配帝尊可也外戚之書又兼妃妾乃亦同升於紀則帝紀亦可入諸王矣又古人著書編次爲重卷帙爲輕蓋篇關文義起訖而卷則僅論尺幅短長故馬班之書如伯夷管晏諸傳幅不盈尺然篇終卽稱一卷而五行志王莽傳文字繁多卷帙至不能勝則分爲子卷仍無改於一篇之數故舉其篇卷而全書經緯了然如司馬彪續漢書志則割篇分卷以入篇之書而分卷三十遂稱志三十卷則名目亂矣嶠書十四紀七十傳十典三譜並其自序實九十八篇目錄亦入篇次皆古人所無然旣已標篇則宜計篇九十有九今稱九十七篇玩其文義是以三譜合爲一篇

非古法矣司馬彪之分八志爲三十旣已斷鶴脰之長  
華嶠之合三譜爲一又續鳧脰之短蓋自魏晉以還知  
著述之意者鮮矣

命輕鴻毛義貴熊掌晉書贊語

李肇國史補總敘進士科云造請權要爲之關節此語  
見輟耕錄

論文以清真爲訓清之爲言不雜也眞之爲言實有所  
得而著於言也清則就文而論眞則未論文而先言學  
問也近有強解事者於碑誌之文謂六朝華縟而書法  
多用諛辭亂之唐宋清析而藻縟不如六朝因用唐宋  
書法敘事而參以六朝藻飾自矜創巧不知無此理也

文有一時體式今古各不相襲猶書法之眞草篆隸不相混也假如四方鄉語不同能作官音雅言佳矣否則各操方音亦成一家之言今操燕語而忽入越吟齊語而間以楚咻不成言語矣篆文入以隸法楷書運以草搆有是理乎

廉希憲字善甫仕元官平章政事封恆陽王本畏吾氏爲回鶻種父布魯凱拜廉訪使而希憲適生遂以官爲氏舉族從之此廉氏之始也

輟耕錄周申父言其表叔祖金二提舉之室乃宋內夫人云其制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至暮封付史館內夫人別居

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凡史志百官於宮官內職多不甚詳殊非周官詳內政之意此內夫人值內起居注亦不見宋史紀載也前史於女官內職多存其略於后妃傳序亦非是充其義類武官職制當見於將帥傳序醫官職制當見於方技傳序學校儒官當見於儒林傳序典屬國官當見於外國傳序有是理乎臺省卿監制度著於名臣傳序府州縣吏品秩著於循吏傳序人必以爲怪矣

晉書王澄傳載衍妻郭氏令婢擔糞路上澄諫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此段載入澄傳有何意義晉書

喜載小說此亦其一端也

晉書高光傳武帝置黃沙獄以光爲黃沙御史秩視中丞蓋詔獄也

漢書梁孝王傳稱荒王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指園子也顏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疑翁主卽公主之稱或帝女與諸王女可通稱也立與園子奸爲有司所案谷永疏解爲王少而父同產長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蓋園子爲立之姑於荒王爲同產也不稱姑而稱父同產中葍穢言故迂其辭爾梁孝王傳晉灼引魯詩解中葍爲夜也

本作內室解



主臣二字見漢書王陵傳注解多不可曉

漢書賈山傳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韓安國傳安國嘗受韓子雜說於鄒田生所蓋諸子百家之學亦必有所授受古人所以重師法也

賈山至言曰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襲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按史記秦本紀始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之除諡法實爲防臣子議君父起見並非防子孫諡號重複賈山乃引名號相襲之說不知何所本也

程進士大中考古叢編引陳士元名疑有兩劉歆一爲莽國師封嘉新公一爲漢侍中奉車都尉乃劉向之子初名秀更名歆仕莽者非向子也其言謬甚按漢書王莽傳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是劉歆原有二人皆仕莽者也豈曰仕莽非向子也

班固敘其父彪曰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

王莽傳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殿亡其黃鉞楊素哭  
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註齊利也

王莽之女孝平王后曹操之女獻節曹后當莽不之篡  
皆悲傷不平史稱其有志節此乃人情皆然不足爲盛  
節也女子內夫家而外父母彼以皇后而降爲公主卽  
於己身亦當不甘受矣何必關大義耶庶民翁奪壻業  
其女甘心否邪

劉歆在楚元王傳歆移書太常博士爲諸儒所怒出爲  
郡守屬國都尉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白太后留爲右  
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  
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麻作三統麻初歆

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俗語借書一癡還書一癡直爲惡薄之俗起懶書之心  
前人已正其說謂癡乃絺音之誤載酒器也借書者載  
酒以爲禮也今按廣韻六脂絺與絺同紐並丑飢切注  
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器則此器  
專爲借書用而不用於他處亦未必然余意鴟亦同音  
鴟夷亦是酒器不過載酒通用借書亦用之耳亦未必  
限以一石五斗也

譙周古史考云烏曹作甌

出廣韻

澗泉日記范純甫安置化州卒其子冲以書上東坡爲  
其父作傳答書云不待君言心許亡友久矣及冲歸葬

後又得書云見委文字不敢不在意已托少游議其詳蓋欲作誌銘屬少游以行狀也後月餘少游卒比扶護至洛蘇公亦卒矣按東坡不長於傳誌文辭其欲秦淮海具狀亦是畫家先要求粉本也韓歐諸公當易爲力不若是之難矣

廣韻陸法言序例吳楚時傷輕淺燕趙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此則彼時方言也今吳楚輕淺燕趙重濁則猶是也秦隴去聲似上聲不似入聲梁益平聲亦不似去聲矣又云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今平水韻支脂先仙尤侯合一是當日原有混合者也魚虞之合僅有洪武正韻然不云

魚虞模而僅著魚虞則虞模之通亦不自唐人始矣又云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卽須輕重有異似不爲小學之功原備韻言之用特有寬嚴之別耳然小學之功自不能不究此也

王夫之而農氏著詩稗疏其解有齊季女云毛鄭惑於昏義謂蘋藻之奠爲教成之祭又曰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按教成之祭雖因女而舉而女子在室未與成人之列遽使主祭乎女之在教猶士之在學也士入學舍菜必師主之此教女子者必有保傅之母則主祭者必司教之人而非女子之自主也然則尸之爲義不訓爲主也祭之必有尸也古道

也孫則爲王父尸矣禮文不言祭妣何尸要必非一人而爲二鬼之尸亦必非男子而爲女尸妣必有尸季女者未嫁之女也於妣爲女孫王母之尸舍孫女其誰哉若集傳竟以季女爲大夫之妻妻不可以女也今按王說誠辨然女子在室及笄卽爲人婦非孫爲王父尸者則終爲王父尸也禮文不見祭妣之尸本屬缺義但果立女尸則孫爲王父之尸妣亦當以孫婦爲尸否則兄弟姊妹而擬於夫婦並爲考妣之尸不嫌於瀆亂乎按王君湖南人自署其名爲檇杙外史乃明人好奇之習氣不可訓也山西人稱乘外史山東人稱春秋外史有是理乎

山海經叔均氏乃爲田祖郭璞曰叔均是始作牛耕黃  
帝命爲田祖周禮樹之田主鄭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  
之所依也

王氏稗疏之末有考異叶韻釋詩三篇考異多引說文  
古訓及齊魯韓三家逸文雖前人所有而王氏考訂不  
爲無功叶韻痛斥言叶之非持論亦正惟以近今之韻  
爲沈約本則殊未殫究韻書源流至釋詩乃是詩話家  
言意在論後世詩而欲其本原於風雅耳然所見不出  
文人習氣其比例亦未能通博

宋韓流作澗泉日記謂東光張預作百將傳甚有旨趣  
又記歐陽公與徐無黨書云五代史昨見曾子固之議



今卻重頭改換未有了期又與梅聖俞書云閒中不曾  
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  
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  
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云云按五代史文  
筆尙有可觀如云極有義類正是三家村學究技倆全  
不可語於著作之林者也其云不可使俗人見其實不  
可使通人見也梅聖俞於史學固未見如何卽曾子固  
史學亦祇是劉向揚雄校讐之才而非遷固著述之才  
當時僅一吳縝可備檢校而不能用以致唐史疵病百  
出若五代史只是一部弔祭哀挽文集如何可稱史才  
也一部全史序論通用嗚呼二字作爲發端非弔祭文集而何亦從古無此體而韓滉乃謂

五代史與史記有微意不知五代史之微意正是村學  
究之春秋講義其文筆亦史記課蒙之選本也豈可爲  
所愚邪

韓又云范史有去取褒貶唐紀志歐陽公猶有華處少  
筆削意思按歐公之於史事本無所解惟本紀編年書  
法直過馬班蓋得於尹洙師魯之講益者韓乃反以爲  
譏誤矣志不可謂華乃是過求詳備破壞古人法度耳  
宋金元史諸志直鈔檔案皆是唐志開之

韓又記胡德輝云尹和靖語五代史本是承叔祖分作  
其間亦有指名然歐陽公嘗云河東一傳乃大奇自此  
當以爲法不知謂作何傳耳四庫館本校此節云按尹

洙河南集謂初與永叔約分撰五代史既而不果乃別撰五代春秋世謂歐史取材於洙則此所云分作者或卽洙也然原本闕訛云永叔祖分作考洙愾之從祖也疑祖字上脫去與從二字第此語不見於他書不敢輒加云云則五代史似乎非出一手然今觀七十四篇實出一手雖有牴牾亦是一人精力檢點未到蓋歐公於此自命甚深縱有他人之作亦必更加鎔裁使其義例協於一矣蓋史家文字原不責其盡出於己但要學足該之才足運之而識足斷之爾歐公文筆足以自雄而史識史學均非所長故所爭不在有人助力與否而在大體之有合古人否耳

韓又云祕書監王欽臣奏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范祖禹封還以謂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於治道也不必使方外之士校讐以從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例豈祖宗設館之初意哉遂罷景元按范公杜異端抑倖進意甚善但言佛老可也醫卜星相諸術皆切民生日用其書訛濫雜出易以惑人如得專門典校卽周制工藝專官世氏師傳之古法豈可非耶劉向校書故事侍醫李國柱校方技太史尹咸校術數步兵校尉

任宏校兵書猶古人遺意也崇文館目之無用於世未必不由於此矣

依歸草十卷揚州張符驥良御所撰古文辭也符驥爲康熙辛丑進士入翰林泰州人也其人以古文得名宗仰震川荆川名爲二川學問墨守朱子然識見猥陋至論毛詩名物叶韻務守朱子之說一字不容變通可爲顛且愚矣其詆訶陸王全是村學究講章習氣其與陳大始書至於惡聲詈罵彼此俱全失斯文雅道講朱學者尤不應蹈此等氣象至以本朝之人而稱張士誠爲我尤爲悖理陳摘其謬自應改過乃援史遷之諸侯年表世家稱我其解亦勉強矣陳謂史遷未刪淨之列

國史文其說甚確符驥又肆狡辨幾於一字不通不知當日何以負盛名也至其文字蹇澀亦絕不似震川其爲閔賓連墓誌曰閔諱麟嗣歛人寓揚爲府學生見符驥於康熙乙亥曰惜不令錢湘靈見子也湘靈嘗言自王于一死而揚州無古文自吳野人死而揚州無詩賓連又曰古文一道天下雖大寥寥無人易堂往矣繼起樹幟者非子而誰易堂卽寧都魏禧魏氏雖非其至然尙自成家符驥豈其倫乎孫執升魯亮儕繆湘芷多所稱許亦臭味不甚殊邪儲同人亦贊之陳大始不知何人觀符驥指斥其生而爲傳傳又全以駁符驥語爲生平樹立其人殆非束脩自愛之人且觀符驥氣象全是

當時趨風氣而僞張紫陽幟者此等偏淺之人便不當與之校是非也

以春秋正月爲夏正且謂夫子經世之書見諸行事之驗所謂行夏之時也加王於正者公羊所謂大一統也夫子春秋與魯春秋異此等非惟不通文理且悖義害教與稱張吳爲我同一無理不可使通人見也

唐六如文集四卷公安袁宏道爲吳縣時所集名爲唐伯虎彙集袁云昔不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其云子畏詩文不足盡子畏而可以見子畏其論甚是詩似白樂天而淺俚不避則更加甚文亦六朝金粉而未鍊者也第附刻紀事如托身爲傭竊婢秋香之類皆前人辨其附

會非真而此猶載之則采擇亦欠的也未附畫譜三卷  
殆六如之真筆歟

戴東原之於訓詁能識古人大體程易田之於名物制  
數能好古敏求詳審精密南宋儒林諸公擷長校短未  
易優劣元明數百年來無其人也

二公自命則過其實然戴氏識

精而程君學密著述足自成家而屬辭比事之文則才  
非所擅蓋史才經學之判也久矣曲阜孔氏刻戴氏文  
集程氏自刻通藝錄多闕入狀誌傳記文字本非所長  
又矜心作意欲出流俗以鬱塞爲簡淨以雜湊爲烹鍊  
以俚嘖爲樸老以蛇足爲頰毫白璧本自無瑕何爲無  
疾而自灸哉甚爲二君惜之如有愛二君者爲之鏟其



刊板爲功不小

書夕一

嘉業堂刊

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必具紀傳史才乃可言古文辭荀  
袁編年之書乃遜馬班紀傳而馬之列傳實本左氏春  
秋故曰紀傳分而左國之支流別也司馬通鑑畢竟不  
以文辭著也戴君之於史事言之茫然豈可爲古文辭  
乎噫侯商邱魏叔子諸公似未達此義也

作韻文及詩賦之屬不工用韻當取古人詩賦韻言造  
句警練者分韻摘之此等祇可教人用功之法其所摘  
韻各人自以意之所會以備取用父不能傳子兄不能  
傳弟師不能教徒輩也如視同坊刻韻纂諸書則毫釐  
千里矣

平韻易摘蓋集警多是律體也仄韻惟駢體文中可采而古詩可集警者無多然仄韻須用與平聲相等如選體自宋齊以下亦有對仗精工而堪摘取者是亦宜留意也此等處詩賦雜文無甚分別也單句卽是仄韻撰文用韻本寬摘警卻須用廣韻部次非爲故求繁瑣蓋益借此熟古韻也奇字險韻尤宜加意

輟耕錄云元制品官母妻四品郡君五品縣君古邦君之妻稱小君士喪禮傳妾不得匹其夫曰君於嫡妻曰女君晉封羊祜妻爲萬歲君云云見女人稱君之有所本也按宋人文字多稱女子爲君如蘇子瞻傳汝礪誌其妻墓皆稱其妻爲君談輅載周氏婦爲夫曹禋撰墓

誌銘稱夫爲君是夫妻可以互稱君也

輟耕錄謂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蓋其建國號曰漢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詔旨不可單用按漢宋之類皆地名建國因故封也元明等號非出地名自與古異然大元大明等字亦是加隆之字並非連大字爲文也否則明初修元史當稱爲大元史矣又元人文字多稱皇元皇卽大也如大字與元字連文爲義則不可以改大爲皇卽欲加皇亦當稱皇大元矣陶南村本元末人而於此等處猶少辨析

又云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曰監司郡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此則誠然又云篆蓋二

字止可施諸壙石碑須篆額爲是其說亦不可易然言之非不明而人之犯者亦非盡不知則習俗移人深也陳其年以駢體著名古文辭人不見稱今觀迦陵文集六卷才氣豪縱略如侯商邱壯悔堂文其不脫小說家氣亦復相似序記雜文於散放之中時參儷句殆所謂熟處難忘也但才人之文不能持論語涉學問不免隔膜則彼時侯宋諸君多如是也其敘宋牧仲筠廊二筆擬於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原水經注固已不倫且裴之與酈亦不一例也至云虞初諾皋非算博士卽鬼董狐間有裨於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錄金陀粹編則又腕力孱弱所推惟秋浦吳次尾觚不觚錄議論絕有根據

近則汪鈍庵戶部說鈴敘述不苟今得牧仲是編相伯仲矣且書亦各有家數豈可強爲一律如宋元說部李心傳王明清周必大洪适明人如王世貞胡應麟楊慎朱謀瑋國初如王士正孫承恩豈無魁礪可觀而云所見惟此三家不亦隘乎至宋人之困學紀聞黃氏日鈔近代之日知錄潛邱劄記則尤當灼然可知者也

魏文典論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然則誌銘與哀誄同科韻文又兼韻敘見於文選亦一班也文選墓誌一篇全體韻文而不稱銘此又顯而易見者也

文選沈休文安陸昭王碑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題稱

爲王而文止稱公殊不可解

班固儒林傳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文言二字在繫十篇之下似是統括彖象繫辭諸篇皆稱爲文言不似今人以乾坤二卦申說爻義諸章始命爲文言矣然則朱子依呂伯恭所定二經十傳疑未確也又據藝文志劉向校中古文脫去无咎悔亡先儒因言无咎悔亡古別爲篇如古非別自爲篇安得脫去一例之二字如果別自爲篇則二經十傳之說恐未確也

馬宛斯當時有左聖之名今觀左傳事緯前書八卷正書一十二卷其於左氏一十九萬餘言蓋縱橫往復以

致其功毫髮幾於無遺憾矣前書於辨例獨詳杜氏無其昭析也其系圖名譜官表之屬洵爲無間不搜至其正書則全仿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爲之昔高江村曾有左國紀事本末之刻名目無其詳備卽高氏亦有人名之記亦不如馬氏名氏譜之該括也惟高氏有春秋地名考馬於地理一門不甚求詳當取高氏地理補馬之缺而高氏全書殆於可廢矣然馬氏此書專爲治左之用故一切門類皆畫定春秋爲界此書諸世系圖譜多與釋史相通釋史亦出馬氏而圖譜諸條則皆貫徹前後以釋史通包三代不徒爲左傳春秋設也但釋史門類又不能如事緯之詳密蓋專治春秋不過二百餘年

詳密無難而包括前後年代久遠則不能皆求詳密亦相體裁衣不得不然者也特馬氏於諸書精密有餘而博雅恐有未足卽繹史中於諸子百家搜羅多有未盡而此書之徵左氏引書怪其以欲敗度句出於太甲而曰夏書成允成功等句出於禹謨而曰夏書則於前人辨僞古文之言尙未考析又辨例專以左傳爲主可也紀事本末則三傳國語及周秦諸子史記漢書紀事有支涉者似當互注以備參質僅守左傳一書卽不能盡左傳之變矣

施愚山卒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年六十六其文集序記傳誌之文多不著年月難考其年歲閱歷也湯睢州爲



之撰志

施愚山集康熙戊子曹棟亭刻而不置一言爲序跋非其孫璫手記則不知其事矣

馬宛斯由淮安府推官裁缺改靈壁知縣於康熙癸丑卒年五十四所撰繹史左傳事緯之外尙有十三代瑋書見施愚山墓誌謂篇帙倍富於繹史今不得見可惜也

王西樵士祿欲廢陳壽三國志用謝陞季漢書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十二史旣正史體復省煩複其說雖陋然諸史繁蕪將來物力所不能勝不講專門

名家之業恐實難於傳世而行遠也

修湖北通志於列女得韓希孟詩不知出處但憑襄陽府志後閱輟耕錄乃知傳之久矣

趙耘菘撰 國初平定三藩始末乃括 欽定方略而成其敘吳三桂初封平西王及進封親王乃在順治六年進封尙耿兩藩之後然攝政王與南都史閣部書在順治元年已有平西親王吳三桂獨效包胥之哭之文則所記容有誤會也

趙君所撰諸方略括要亦紀敘之大文字也無如筆力不健銖銖拾掇頗見竭蹶如得左馬敘事之長則更有可觀矣

文苑英華第七百五十三卷論興亡內有羅衮秦論二篇未登於目

何元之梁典論後自序云元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其文在文苑英華七百五十四卷

王勃平臺祕略論十首一曰孝行二曰貞修三曰文藝四曰忠武五曰益政六曰尊師七曰褒容八曰初俊九曰規諷十曰慎終乃是比類之書終篇小作結案略如史贊體也見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五

李德裕夷齊論言不食周粟爲不食祿也其言甚是又

云間淑媛之言輒殮薇蕨斯爲不智此言不知何所受之俟考

北魏拓跋珪起於晉孝武太元十一年丙戌爲太祖登國元年至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甲寅孝武帝永熙三年爲高歡所逼奔長安依宇文泰分東西魏凡一百三十九年西魏宇文泰立寶炬於梁武帝大同元年乙卯建元大統至梁敬帝太平二年丁丑恭帝爲宇文覺所篡歷二十二年東魏於甲寅年高歡立善見建元天平於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庚午高洋篡孝靜帝歷十七年北齊文宣於庚午年建元天保至陳宣帝大建九年丁酉幼主爲周所執凡二十八年後周於陳武帝永定元年

宇文毓稱天王爲丁丑歲歷陳宣帝大建十三年辛丑爲隋所篡凡二十五年

遼史列傳四十五實止四十三篇外紀國語解非列傳也外紀乃高麗西夏何妨如外國列傳之例而概稱列傳惟國語解自當別自爲篇耳宋史列傳二百五十五其實二百四十九也以九國世家分爲六卷次於叛臣列傳之下周三臣列傳之上不特名實不符卽編次上下篇第亦不解也前人往往以自序歸入列傳馬班皆用是例然自敘實亦可謂自傳於義尙可解也遼宋諸史則名實真不符矣

金史亦以西夏高麗爲外國傳則遼史之稱外紀者非

矣國語解不入列傳之數則審之得當者也三史皆脫  
脫總裁小小編目得失相去如此則當時之各不相顧  
可知矣

遼史一百一十六而紀居三十志居三十有三表於皇  
子公主皇族外戚之類列爲公罪二格以傳體而入表  
格中多占篇幅漫無裁制列傳則空無事實固由史料  
全無而編纂亦草率甚矣

宋史四百九十六而紀至四十七卷志至百六十二卷  
傳至二百有餘汗漫極矣金史百三十五卷惟禮樂諸  
志稍繁餘則優於遼宋遠矣

元史二百三卷而紀志先去百卷不待觀書而知其無

節度矣

金起太祖收國元年乙未爲宋徽宗政和五年至哀宗天興三年傳九世歷年一百二十是爲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歲也

夏起元昊開運元年甲戌爲宋仁宗景祐元年至覲元年丁亥爲宋理宗寶慶三年歷一百九十四年

遼起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爲太祖耶律億元年歷五代至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天祚爲金所獲傳九世二百十九年又西遼於宣和五年乙巳稱帝歷三世至宋理宗嘉泰元年辛酉凡八十七年亡

宋人以策論應試故歐蘇諸集多泛論人物東坡自謂

攙說是非正制科人習氣不盡關著述也近代文人效之並無名言至理動輒連篇累卷所謂無理只取鬧也古人精言名理自成一子不妄作無根之論也雖言之成理非有所爲亦不輕言也

戰國楚策昭王反郢五官失法蒙穀獻雞次之典而百姓治注作離次之典一日書有畔官離次因立法治之遂爲書名按此與左氏春秋晉修執秩之類相似古人名書當日必有取義其說至今亦有可解亦有不可解者正當以不解解之不必盡通以後世之說晉乘楚檮杌舊解亦在可用不用之間

方密之通雅自序謂宋之編考夾漈頗有所見馬章次



之伯厚次之金石則比輯於歐趙呂王而原父子固彥  
遠長睿辨考爲力朱子每慕六一而存中泰之雜說亦  
無不留心也洪武初劉宋之根極瓊山荆川之編彙潛  
谷本清之圖纂皆冒大略少有是正子元仁寶瑣瑣記  
之陸文裕于文定時有一端京山若有所窺矣支與流  
裔未委悉也李大泌阮霧靈可謂強記李屬方子謙補  
韻會其疎略猶之直翁無大發明也新都最博而苟取  
僻異實未會通張東莞學新都竊取尤多嶺南之九成  
子行也澹園有功新都而晦伯元美元瑞駁之不遺餘  
力以今論之當駁者多不能駁駁又不盡當然方氏以  
博雅見推而鄭夾漈氏最爲疎漏方氏甲於馬章伯厚

之上今人所不能及也

今人大抵全尙名數王氏玉海及雜纂十三種皆爲後學師範章氏考索已嫌其有議論馬氏通考則去取參半矣夾漈體大而材疎今人於其材疎則詬詈之其體大之處全不解也

吾浙此時文人習氣正如患虛損耳阮宗伯爲學使進以十全大補之劑對症藥也然阮公江南人也江南方患停滿之症如得栝榔枳實亦更當有進境大抵風氣所趨虛則實之實則疎之凡以云救劑也今人但知水濟水耳

魏澹撰魏書自道武及恭帝爲十三紀是以西魏爲正

統而收書乃以孝靜帝武定八年高洋篡位爲魏之亡  
是以東魏爲正統矣蓋魏收北齊人不能不稱東魏爲  
高氏爭國統也澹則入周自不容不宗西魏矣古人著  
書當爲設身處地

杜臺卿齊記二十卷見北史本傳隋志不見收錄按臺  
卿仕高齊齊亡入周歸鄉里隋初被徵以患耳不堪吏  
職請修國史齊紀不見著錄玉燭寶典則其未入隋所  
撰也卻著於錄

北史齊文宣解所服青鼠皮賜唐邕青鼠皮不知何裘  
豈有狐之類耶

齊東野語載或以五代史糾謬示坡公坡公曰往歲歐

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千載之事其間豈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者正畏如此等之掇拾於後也玩此則東坡不悅此等書且亦黨護歐陽者也噫辭章之士不可與論經史專門之學久矣歐固不得稱作史材然猶類孺子學步王與蘇之商論史事殆於羣瞽拍肩矣五代糾謬之書豈可畏惡史家之藥石也倘以此法糾正遷固之書乃遷固之至願且亦無傷其遷固也蘇卽愛歐則當勸歐虛心聽受方爲愛人以德卽歐公身後亦不得因此爲歐諱也以東坡縱橫議論之才而責令修史其說已奇因五代之史

而思修三國尤爲夢中說夢八家文章實千年來所宗  
範而一涉史事其言便如夏畦人談木天清祕令人絕  
倒至於如是人才之有區別良有以也

明代著述之富新都楊慎鬱儀朱謀埠皆列名百餘種  
其次則應城陳士元然陳之存者無多率淺疎不足觀  
而程大中謂其精覈兩家所不及未免鄉人阿好之見  
矣

徐鉉撰南唐李後主墓碑鄭文寶撰江表志於前朝故  
主皆致惓惓之意而又不觸忌諱於新朝可謂得故臣  
之誼矣

華陽國志有三州士女目錄江表志有諸王大臣標名

而無事實此皆古今人表之遺軌也史家失其傳而方隅別史時見其意惜乎作者亦不知爲正史餘風而覽者更昧所自矣禮失求野亦在有心人哉

漢碑文字已多俗例如孫叔敖碑以固始縣爲期思令長爲宰濟陰成陽諸碑以現官稱諱高昞修周公禮殿碑以初平五年倉龍甲戌稱歲干支此等於古文家皆爲疵病然漢人皆已有之漢文存於今者自是佳者傳耳漢人不必盡工文也故碑石所存舊文不皆可觀

全謝山述黃梨洲論文謂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

此論雜著文筆及議論辭命則誠然矣史家敘述之文  
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自陳范以上不失師傳沈魏  
以還以史爲文古文中斷雖韓氏起八代之衰挽文而  
不能挽史歐陽作史仍是文人見解然則古文變於齊  
梁而世界已一易矣文人不可與言史事而唐宋以還  
文史不復分科太史公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無其  
人矣

趙明誠生於宋神宗元豐四年辛酉至高宗建炎三年  
己酉八月病亡時起知湖州軍赴召也其年四十有九  
見李易安金石錄後序李易安作序在紹興二年壬子  
則去明誠之卒已三年矣自云過蘧瑗知非之二歲是

年五十二歲蓋與明誠同歲生也其自序稱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此三十四年按事文類聚陸機二十爲文賦又少二年生十八歲耳十八至五十二正三十四年也序又云建中辛巳始歸趙氏計其生年二十一矣乃云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豈指未賦于歸日邪年過五十二後又嫁人恐無此理

文子言人有二十五等其二十四等謂之肉人

裴晉公文李西平而柳誠懸書丹人稱三絕范文正爲狄梁公碑黃魯直書亦稱三絕

唐人試士有算法十書九章一海島二孫子三五曹四張邱建五夏侯陽六周髀七五經八綴術九緝古十綴



術卽今之數術記遺也

萬斯同解禮記射義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三項不類疑後字爲役字之訛其說近理諸儒不得其意而紛紛強解於闕疑之道非也

古今石例南京赤蒼高太皇祖塋作昭穆葬小兒子死者共葬一處謂之學堂小女共葬一處謂之繡堂

杭大宗古文百篇序元末臨海朱氏始標八家之目訖今更無異辭

又云近代何大復病狂喪心乃以爲古文亡於韓屠長卿謂歐陽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此桀犬之吠叔孫武叔之毀不足校也

朱子感宗臣之去而注楚詞蓋謂趙汝愚也

歐陽本紀實勝前史蓋得尹師魯指授也然五代史唐明宗不帝制而作紀亦仍魏收之謬矣按唐明宗當冠莊宗紀首作先經之始事正如陳壽蜀志之二牧傳亦陳氏之謬也

章氏遺書外編卷一終

吳興劉承幹編校

章氏遺書外編卷第二

乙卯劄記

自蕭何次律令司馬遷讀功令後世以律令格式四體並傳爲刑法之書按漢書張湯傳湯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注挈令在挈板也顏師古注挈獄訟之要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式也此卽近代律外著例之意

漢書仰字多作卬字顏師古注音牛向反以作卬蕭然與騷然通張湯傳北邊蕭然苦兵顏注猶騷然搖動之貌也

東宮不盡爲太子之稱張湯傳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問師古注謂諮謀於太后也按此似指太后所居

不專屬也

漢書踪迹之踪多作從字師古曰讀曰蹤值作直俸作奉

張湯傳李文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服虔注薦藉也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爲湯作道地蘇林以薦爲仍師古是之謂數字義通言數數在中也按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則中丞爲大夫之貳而不居外臺猶今內閣學士及侍讀學士侍讀等官仍翰林院官屬而不在翰林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而不在禮部之制略相似耳李文爲御

史丞而藉其居中故得從中檢文事可以傷大夫也義從服說爲長

漢書宵義通肖貌從古作頹刑法志人宵天地之頹繇

同由它同他財同裁

張安世傳

漢故事丞相以四時行園見張湯傳

園陵也

張湯傳載子安世爲子延壽求出補吏爲北地太守歲餘復徵爲左曹太僕按百官表孝宣元康元年延壽自北海太守遷太僕地理志北地秦置不書州屬北海景帝中二年置屬青州未知孰是太僕亦無左曹之稱百官表當有遺漏者

蚤同早五柞亦作五苻

百官表太官有七丞不可詳其名張湯傳延壽子勃舉  
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注獻丞主貢獻物此七丞中之一  
可補注也

張湯傳臨子故事內有樂府音監樂府游徼之官按百  
官表樂府一令三丞此俱不載可補也

契作司徒契古作高益作朕虞益古作菘

百官表序

瘡同愈

尙書舜典汝作朕虞孔傳虞掌山澤之官孔穎達曰此  
官以虞爲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按漢書百官  
公卿表序云益作朕虞又稱王莽改水衡都尉爲予虞  
是劉歆班固之徒皆以朕爲官至鄭康成注尙書乃云

言朕虞重鳥獸艸木則以朕爲我始於康成而僞孔傳用其說也蓋東漢以前解者皆誤史記本紀亦然則孔傳轉以不誤而徵其僞也

釋文敘例七志以孝經居易之首七錄以論語在孝經前按齊王儉今書七志七十卷梁阮孝緒七錄十二卷其書不傳篇目略載隋經籍志其諸經次第不可詳也陸氏所見今可考者止此

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按百官表但云邊郡有長史掌兵馬其屬有庫令失載耳漢官之文今見河閒獻王傳如淳注在上郡庫令句下

顏師古匡謬正俗八卷宋汪應辰糾正訛舛十餘條第



七卷言奚斯作廟非作頌而王延壽曹子建文中誤爲奚斯作頌汪應辰謂其失始揚子雲所謂正考父晞尹吉甫奚斯晞正考父班固兩都賦序亦云奚斯頌魯不應遽議王曹是汪之論篤矣按第五卷論辟疆辟當同闢之義取賈誼新書衛侯朝周行人問名更名辟疆爲燬以實其說今考此事見韓非子儲說國策載之其文大同小異引書當徵其最先出者不應據賈誼爲主此亦顏氏之失應辰不與糾正何哉

洪氏隸釋載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云山甫受封於齊周衰失爵後嗣遂居成陽用韓詩說見漢書杜欽傳

公羊春秋隱五年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接近世紀載以一兩爲一金蓋浸失其本也古稱富者爲千金之子若白銀一千兩則數亦僅矣金重一斤何氏以爲若今萬錢則十六兩金準十千錢想見漢世錢重與後世不同

漢書成帝紀綏和二年帝崩臣瓚注帝年二十卽位卽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卽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按漢書帝紀不載諸帝年壽諸帝年壽多見臣瓚補注當時想亦旁據傳記參互推見非必明有著紀故其所推往往有誤如高祖紀以下凡云帝若干歲卽位卽位若干年崩壽若干者俱以卽位之明年改元爲

始推至崩年合前統計而閒有卽以卽位之年爲始合計崩年者乃瓚注之偶誤師古正之是矣若成帝壽實四十五瓚注之訛在誤以卽位爲年二十耳按紀首云帝三歲宣帝崩元帝卽位帝爲太子又按宣帝崩於黃龍元年壬申帝時三歲當生於甘露三年庚午下推竟寧元年戊子卽位十九歲耳其明年改元至綏和二年甲寅實二十六年通前十九歲實四十有五師古未察前後紀文但據瓚說校正故誤多一年也

哀帝紀元壽二年帝崩臣瓚注帝年二十卽位卽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卽位明年乃改元壽二十六按紀首云三歲嗣立爲王諸侯王表定陶共王薨陽朔三年

王欣嗣十四年綏和元年立爲皇太子本紀成帝爲加  
元服時年十七明年立爲皇太子綏和二年卽皇帝位  
按陽朔三年己亥帝年三歲嗣定陶王則從明年庚子  
改元至綏和元年癸丑正十四年與表合惟紀云帝加  
元服時年十七明年爲皇太子年當十八以三歲嗣定  
陶王文合之至是年止應十七爲不合耳又明年爲綏  
和二年甲寅卽皇帝位以三歲嗣王推之帝生年當在  
陽朔元年丁酉至是應十八年亦與年表陽朔三年嗣  
王及本紀三歲嗣王之文合而十七歲加元服明年爲  
太子又明年卽皇帝位自是班氏之誤文矣班氏表紀  
前後悉合而十七歲加元服之文一誤則卽位及崩年

俱差一歲自宜以年表與本紀前後爲準則帝卽位時  
年止十八卽位後六年崩壽二十四臣瓚注二十五者  
乃泥班氏十七歲加元服之誤文而師古注二十六者  
乃僅見瓚注以卽位與改元混作一年之誤而不暇別  
考前後紀載之咎也

景帝紀中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  
奏諡誅策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誅  
策師古注事之尊者遣大鴻臚輕賤者遣大行是也  
按文氣諸侯王薨列侯薨當斷句自爲一類列侯初封  
及之國諸侯太傅初除之官二語又當斷句自爲一類  
其下文諡誅策亦分屬上文諡誅用之諸侯王薨及列

侯薨策則用之列侯初封之國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耳應劭注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諡及哀策誄文云云則以諡誄策皆屬上二句下二語不幾爲贅旒乎

外戚傳景帝薄皇后薄太后家女景帝立立爲皇后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按本紀及薄太后傳太后崩於景帝二年薄后實廢於景帝六年相去四年豈可附合若因薄后以太后崩而中無繫援故牽連書之則太后崩句不應實於六年之下文意亦晦而未出也

後漢書章帝紀章和二年正月帝崩年三十三按章和二年戊子以年三十三推之帝當生於世祖中元元年丙辰而皇后紀賈貴人以建武末入太子宮中元二年

生肅宗與帝紀不合

皇后紀和熹鄧皇后永寧二年三月崩按安帝永寧元年庚申明年爲建光元年辛酉是永寧無二年也本紀後論有云建光之後王柄有歸章懷太子注太后建光中崩歸政安帝是范氏亦以建光爲太后崩年也一篇之中紀論互異意建光改元不始歲首編年本紀從後追書故當日紀載原文亦有作永寧二年者而范氏失於追改歟然人主及身改元有詔明年改元者亦有中間遽改不俟易歲者本紀之文自宜備書而前史往往略而不載此其所以多參差也

順烈梁皇后紀后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后以永建三

年入掖庭時年十三爲貴人至和平元年崩年止三十有五亦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者也

常璩華陽後賢志譙登傳登仲父熙叔父同云云當時亦有爲作傳者此亦古人作別傳之徵

後漢書儒林傳有崔駰家林注崔篆所作易林也則易林不止焦延壽一家之書矣

歐陽氏集古錄載韓擒虎碑云擒虎遷和州刺史而傳爲利州乃史官之闕誤今按隋書韓擒虎傳作利州而高帝本紀則云和州刺史爲廬州總管則史官原有和州之文傳中利字乃傳寫之訛歐陽氏考之疏也

荆柱國莊伯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是柱國不始於秦也



虞不臘矣見左氏春秋是臘亦不始於秦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十三年王孫駱曰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是亭長不始於漢也

王莽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見論衡效力篇

宋書王微傳稱其弟僧謙爲謙

又王微弟僧謙死以書告其靈亦祭文之流亞

沈約宋書自序載進書表云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云云按此文則宋書當日有表不知緣何失傳今宋書百卷去三十志則本紀列傳恰七十卷表云合志

表七十卷義不可曉容有闕誤

劉氏史通謂書志出於三禮其說甚確鄭氏通志乃云志之大源出於爾雅其說非也然鄭氏之說亦不無所見蓋訓詁名物傳注支流史家之道實通乎經列傳可擬左氏之經緯則諸志自可比乎爾雅之類釋矣然如鄭氏之指必欲舉六書七音昆蟲艸木之屬儕乎禮樂刑政之間自屬一家之言不可爲史家一定之法劉知幾欲增方言方物二志則轉似有得爾雅之義者

劉氏史通於六家史體獨取班荀是斷代家也鄭樵痛詆班固而六書七音艸木昆蟲諸略不可遞續爲書是通史家也論法度劉氏爲長辨識解鄭氏爲卓兩家之

說似不相侔然而闕一不可

漢書昌邑王傳卽位後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云云今按其文繁複而無當宜改上句云夢有物積西階東接其下云云則文省而事理益明顯矣

朝野僉載狄仁傑候盧氏堂姨問表弟何願此從親稱堂之始

隋地理志不敘四十二州刺史所部而強分禹貢九州乃文章之紕繆

古人稱吳郡會稽郡曰吳會卽近日川陝雲貴滿漢之濫觴

再從兄亦可稱從兄見楊震列傳

女子亦稱子女見楊震列傳

燕之春秋見墨子敘燕簡公殺莊子儀事

十二家相法見魏志許允附傳注第九卷

後漢書方技傳公沙穆以高第孝廉爲主事

後漢書方技唐檀傳有唐子二十八篇

曹大家女誡引女憲有韻語三段

梁鴻書十餘篇見本傳後漢隱逸

公羊傳宣五年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云云

此非晉史書也蓋曰晉曰其君史臣書本國之體不宜

如是是直後人追擬之辭爾

司馬遷諱父談爲同而滑稽傳敘顧犯之何耶

莊子至樂篇柳生左肘當是瘤疽之類解家多不得其義

沛王通論見范史光武十王傳其初曰五經論不自爲名也

東平王蒼集見本傳云詔上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此集字之始也

范史禮樂輿服志目見東平王傳

范氏列傳之體卽以文集之體行之全失班馬立意命篇之旨矣故一卷可分數篇一人可占一論章幅少則可以牽合多則可以別分專門成家之言不如是也陳

壽夏侯諸曹之傳尤有深意

殷本紀伊尹從湯說素王及九主之事劉向別錄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

史通以李陵答蘇武書爲僞作世以其言始蘇子瞻非也然史通以爲假作蘇氏以謂齊梁人僞作皆非是蓋東晉而後南北朝時或有南朝人仕於北朝而南朝戮辱其妻子宗族因傷心而擬爲之辭庶幾近之

唐會要開元七年詔立子夏易傳劉知幾謂漢志無子夏傳阮錄始有子夏易六卷司馬貞曰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荀勗中經簿四卷王儉七志引七略云易傳子

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

晉語隨會聘周章武子修執秩爲晉法此典禮之書與  
晉乘記事不同

呂氏春秋塗山氏使妾候問妾歌彼候人兮實始爲南  
音周公召公之爲二南實本於此

鄭氏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穎達曰  
凡書非正者爲之傳六月以下小雅之傳民勞以下大  
雅之傳也離騷爲經而九歌以下爲傳義取乎此朱子  
云爾

伏生尚書大傳漢所謂四十一篇者亡逸已久隋志及  
舊唐皆云三卷新唐志一卷葉夢得云言不雅馴至以

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滕作於周公歿後李氏紱不見其書惟據葉氏語謂卽二條見大傳立義之精因作論辨之今存書四卷未識與隋唐志三卷者何如七政一條如葉氏言金滕一條今亦不見疑并非隋唐志之所謂三卷者也盧抱經謂此書元時尙存又指其全書爲四卷俱未考歷史著錄也

廣韻十六蒸無磨字今韻集韻皆有

廣韻二仙無隕字七志無食字集韻皆有

廣韻頽於倫反在十七真集韻紓倫反在十八諳

蔡邕獨斷謂三老五更之更當作叟今按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邱開



之舍張湛注曰更當作叟亦其證也

凡人相輕侮謂之眦

張湛注列子見黃帝篇

南史江夏王義恭傳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為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按義恭為廢帝所害而孝武於國史先為之傳是生人亦可立傳於國史也

呂氏春秋名類篇水雲角鱗鱗字音義人俱不解上虞徐咸清徵君入都於某相國座論六書音義或舉呂覽角鱗徐曰水雲魚鱗非角鱗也其人慚怍百計以沮徐君徐君由是不遇事見毛西河所作徐傳

楊慎丹鉛錄云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緝素疊成雙魚之  
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  
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  
魚之句昧者不知卽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楊說  
非也魚鳥通書意必古有其事漢人用以作故事耳如  
蘇武鴈書亦其類也如云古詩有尺素疊成之語遂謂  
非眞鯉魚則下文明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豈尺  
素疊成之魚又可烹耶蓋尺素疊成之魚又效古詩之  
語而創制者也

南史后妃傳梁元帝徐妃淫通多人及死以屍還徐氏  
帝製金樓子述其淫行今金樓子無及徐妃事蓋書有

缺也第金樓子文多依理中有后妃三篇亦載古今后妃內行可鑒戒者或有述徐妃事爲戒耳如南史傳文似金樓子一書專爲述徐妃淫事而作文法未分明也康熙六十年川陝總督年羹堯以同知李正安題授永寧協副將雍正元年湖廣總督楊宗仁以廣州左衛守備范宗堯題授漢陽縣知縣旋准兩廣總督楊琳題陞游擊楊文乾又請改府廳皆非常格也

楊慎丹鉛總錄言古人避諱改字必取同音司馬遷避父名談爲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東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曰嚴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亦然楊說附

會不確高祖諱邦其避字曰國豈邦國古同音邪武帝諱徹其避字曰通豈通徹亦同音邪

南史侯景傳臺城既陷梁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按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孰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然今離合其文小人百日天五字皆可附會子字從何湊合不可解也

三國志龐涓母娥殺仇報父陳壽傳稱其父爲趙君安曰娥疑本名也注引皇甫謐烈女傳稱其父爲趙君安疑梁寬原傳不直斥名趙安而皇甫氏仍之乃以君安

爲趙名也又皇甫稱娥爲娥親亦疑梁寬傳有娥親奮  
刀砍之之語皇甫誤連親字爲娥之名也陳氏去娥不  
遠傳文不應刪君安爲安刪娥親爲娥也皇甫傳云故  
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當日生人立傳又其  
徵矣

馬融爲馬援兄余之孫兄子嚴之子後漢書列馬援傳  
十四馬融傳五十融籍里已詳援傳則融傳但著嚴子  
可也范氏復敘扶風茂陵不相顧矣

毛西河集生文人百不及生讀書人一大抵千萬人中  
必得一文人而讀書人則有千百年不一覩者

邵二雲嘗口授余景烈婦事略景爲沈之泰婦之泰明

未畸士因及同時名流云陳臥子爲紹興府推官拔毛西河門下毛西河文集先君事狀則云長子仁和教諭爲推官陳臥子試取第一季子檢討爲太守王雪肝先生試取第一

吾鄉稱盜爲白頭兵不知所始毛西河東陽撫寇記事則東陽諸生許都負才爲貪吏所劫值都葬母會者萬人官吏遣捕就葬所收都客或手格殺捕都止之不獲無可如何遂於葬所裂白布裹首起兵名白頭兵

元李治著古今註謂史記陶朱公子殺人長子持弟喪歸事言莊生賢者不應以兒子見賣逞忿殺人史記以事奪理以文害事此太史或采取小說稗官未必其造

作也

毛西河爲毛稚黃誌銘稱稚黃言曰文須具根底根底者如草木之有根莖也然而根柢無他誠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乃生慧毛氏於此言不免有愧

毛西河與錢塘毛先舒稚黃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祥符知縣薦京師工古今學京師稱浙中三毛稚黃終身諸生會侯名際可

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左傳孔子對哀公言陳恆弒君人心不與者半以魯之全加齊之半可以必勝程子以謂此非孔子之言聖人但言理之當否不以利害計較宋

儒執理太過必如程子所言孔子雖不計較利害但止請哀公致討於理猶有未全必當使哀公請命於周天子然後方不坐專擅也理固當信利害又豈不當計如請命周天子豈不更正然勢所不行亦卽理之所不可也使孟子講王道而論理不論勢當勸滕文公伐齊楚矣

日知錄詩文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此說似之而實非也古人豈有意避雷同如後世科舉程文哉氣運變遷天時人事未有歷三數百歲而不易者語言文字從而上下蓋有出於不知其然而然非人知力所能爲也



顧寧人云三百篇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合格此說良然余論文之要必以清真爲主真則不求於文求於爲文之旨所謂言之有物非苟爲文是也清則主於文之氣體所謂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一例之言不可有所夾雜是也今閱顧氏之說則以時代升降文體亦有不同用一代之體不容雜入不類之語亦求清之道也近有強解事者謂用六朝辭致以述情文唐宋法度以著官階時地以謂集古人之所長而兼有其勝真不值一噓也

南昌龔進士元玠於乾隆元年舉鴻詞於十六年舉經學皆不第甲戌進士以知縣終著述甚多辭章既庸劣而經學亦村陋不知何以屢邀薦剡也其解經惟憑臆斷無義例最可笑者謂孔子晚年設教杏壇乃爲司成教學之官以使漆雕開仕章使字斷之非有論才薦士之職不能使人仕也又云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因夫子有薦士之職弟子肄業未滿三年皆欲夫子薦舉故發此論真如醉翁寐語不堪一噓夫使仕自論其理必爲有命仕之權方可稱使則學官止能薦士辨論官才賢出長而能出治者猶非夫子所及是於使字義尙未諦也夫子與回言志則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亦豈夫子職能使回多財乎又云夫子刪述六經必稟周天子命以謂六藝皆掌於官非夫子得而自擅又云春秋乃魯國史天子必命夫子先修魯史其事既畢安知不再令修周史乎此等議論真堪絕倒如孔子時天下政教猶必稟命天子則春秋可以不作矣其云六藝皆掌於官則學士大夫所肄業者又是何物當春秋時左史倚相之流子產叔向之輩博學多聞豈皆奉周天子命讀中祕書者哉此等毫無把握議論自謂獨得之祕真邨學荒俚之惡習也

大抵束書不觀全憑臆想宋人理障多由於此龔氏則尤僻陋者耳其辨竹書紀年謂書出汲冢如謂夏年多

殷太甲殺伊尹等事見晉書者乃是古人故爲怪異今竹書紀年具在並無其事不知今之竹書乃僞本也因今本之僞而疑古人之好爲怪異則顛陋而至於愚矣亦思天下之事不外情理彼汲冢果如今本則晉人無故而造誑語豈非病狂而喪心者乎耳目人所同具又豈羣焉而甘受其欺乎此則憑空想理之所不至此者其言偶有可酌取者如孟子不親教子一條以謂古人教子見經傳者不可勝紀孔子之於伯魚未聞更有他師疑此說專指子弟之不可教者而言孟子之後無聞或恐公孫丑問卽指孟子如論語云君子之遠其子君子亦指孔子之例此說雖空卻似有理可備講經之一

說此其子卓述乃父之言

劉向五經雜義五經通義不見他書稱引隋志亦有錄而人不著名

白虎通義見後漢儒林傳隋志白虎通唐志有義字

虞集伯生道園學古錄胡彥明墓誌有南人爲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焦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對曰法以上下釜皆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命後勿復爲

陳善把蝨新語楊墨之道昉於師商許行之說兆於樊遲晉人之放始於原壤

池北偶談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鈍翁云此君坐未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則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懋玉堂嘉話一條鹿庵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漫汗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

池北偶談堂邑穆孔暉與友論王介甫書象山荆國祠堂記多爲荆公恕夫以傾人社稷流毒四海者尙取其志堯舜當取鯀之志矣何者鯀志欲平水土者也

池北偶談引王秋澗論文謂西漢書諸列傳加以銘辭便是絕好碑誌此說正與予黠陋篇所論著卜肆之應一條可以反證王秋澗亦號大家漁洋亦號古文通才

而所見之陋乃如邨荒學究則時文之害人不淺矣  
葉隆禮契丹國志上於淳熙七年三月宇文懋昭大金  
國志上於端平元年正月二書體例亦略相仿契丹國  
志二十七卷諸帝編年十二卷列傳七卷全仿史法而  
諸傳多自爲段落不甚結撰如述律后東丹王諸篇可  
爲史館作長編之法其短篇則寥寥如俗下志乘刪節  
人物所爲不可爲史程矣金志四十卷而編年至二十  
六卷列傳但有開國功傳與文學翰苑上下二卷張邦  
昌與劉豫別爲楚齊二錄餘則更無體例略如會要節  
略而已遼志稍覺整齊然亦未全具史裁而二志於石  
晉降表齊楚冊文南朝往還誓書別錄爲卷不入編年

正文在宇文葉氏不過隨文劄錄而以史裁繩之則轉有合於劉知幾載言之篇討論所謂詔詰章表不便雜入紀傳別自爲篇之義蓋諸家雜纂不局於紀傳成規而因事立例時有得於法外之意可以補馬班義例之不及者不可忽也

劉知幾之例不可行於史漢三國之書六朝諸史未嘗不可參用蓋以駢儷辭藻之文與紀載之書不相宜也文體既不相宜而事實所關又不可缺則劉說似可以參用也歐陽宋氏所修唐書早知此例則無善削之弊矣

馬永易實賓錄唐杜昇宣猷之子自左拾遺賜緋卻擢



進士復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朝廷榮之按此卽未釋  
褐而授官如今之中書教職皆許赴禮部試亦其例也  
今制三品以上雨帽用全紅褐而翰林及中書舍人之  
在軍機者亦得用全紅褐同年生施光輅嘗以軍機中  
書應禮部試天雨冠全紅褐執事人役從未見應試諸  
生冠同三品相與詫怪此亦著緋進士之類也

寶寶錄有良史一門徵古今良史典故晉孫盛字安國  
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史臣曰安國  
有良史之才而所著惜非正典夫魏氏春秋與晉陽秋  
皆斷代專門編年正史而史臣之言謂非正典則彼時  
紀傳之史正盛一史而諸家林立如後漢晉書之類當

時未知適從至劉知幾六家二體之說既出然後編年與紀傳代爲成書而今人猶沿隋唐著錄僅以馬班而下題爲正史是未嘗考正其名義也

包恢敝帚稿有與曾子華論詩言古人詩不苟作不多作豫順以動發自中節非虞之歌周之正風正雅孰能與此其次則未嘗爲詩而不能不爲詩或遇感觸或遇扣擊如詩之變風變雅與後世之高者如草木本無聲因有所觸而後鳴金石本無聲因有所擊而後鳴草木無所觸金石無所擊而自鳴則草木金石之妖聞者疑爲鬼物而掩耳奔走之不暇矣此說極切無理而好爲奇怪之病

金石文字義例論說甚多其言古法自不可廢但有礙於理自不可從俗無礙於理則古猶今也墓誌題目夫婦合葬止題夫名以謂妻統於夫是矣今人往往書其配氏於理亦自無妨害也原配繼室與庶出子女多不甚分別以謂子統於父是也南宋元明人文集則往往分析載之非惟於理無妨且較古人更爲詳密何必拘拘繩之以古法乎

亡國之音哀而不怨家亡國破必有所以失之之由先事必思所以救之事後則哀之矣不哀已之所失而但怨與朝之得是猶痛親之死而怨人之有父母也故遺民故老沒齒無言或有所著詩文必忠厚而悱惻其有

謾罵譏謗爲能事者必非眞遺民也

著書者往往諱其所短太白自謂短於謨猷昌黎自謂略於名數是也亦有強其所不知不能如柳子厚以非國語爲經學蘇子由以古史爲史學是也又有言之甚精而行之全謬者如孫武兵書韓非說難是也

元人魏初字太初詩文俱成家而詩題有挽姨兄尙書劉公之目則姨表弟兄之稱姨兄姨弟元初已然矣然語雖不典於理自無礙也

初嘗爲其父墓碣書其二母文法參差云母李氏太原公祐之之仲女也又云再娶班氏本豐州人其父仕至許州錄事按初爲李出書已母之父有字無名繼母之

父有官無名字皆不可爲訓又書其祖父不以文顯乃云虞夏文不勝質自搗文語以代敘事大乖清真之體員興宗九華集其奏書策論學蘇氏而得其淺者史學全無所見其三史亞六經論直是鄉里小兒之妄說且空疏毫無徵據乃科舉文之下下者耳當時乃有盛名何也

元程端禮畏齋集學朱子而文筆近於南豐行文最爲醇正有規矩其送呂道士祈雨著效文謂其道本於中庸之位育可以弭災於未形三代盛時皆眞儒分內之事後世有其學者無其職有其職者非此學水旱旣形道家者流因其長生久視之學鍊神氣精以求合於其

道積力之久一旦擴身心之體用以應萬眾籲天之求  
故天亦爲之變災爲祥其說有宋儒見不到者其說甚  
深其示張生禱佛茹素以拯母疾三年病瘳勸以順遷  
大旨結以今世咸知夷鬼是畏而知畏聖言以事天者  
少也亦甚切至

宋李石著易十例略補王氏之略例又有互體例象統  
左氏卦例左氏詩如例左氏君子例聖語例詩補遺皆  
門人劉伯龍編而總括入方舟集內宜采補經義考也  
十例略云春秋有例始杜預易例始王弼二例之作以  
吾夫子立一定之論始乾坤二卦諸卦之倡謹始也一  
无咎二利有攸往三孚四悔吝五厲六心情七象八貞

悔九象卦釋名十繫辭其繫辭篇云韓康伯所注之十  
五章上繫章七下繫章八又云學者以孔子十翼之分  
有可疑者象一大象二小象三上繫四下繫五說卦六  
序卦七雜卦八恐當取文王繇辭爻辭爲十疑王假之  
王假有廟王用享於西山王用享於帝將遂爲文王乎  
以大象所稱之王況似出孔子其說與諸家異互體取  
中四爻移易上下如屯乃坎震互體爲艮坤蒙乃山水  
互體爲坤震之類是也象統取以明厯其詩補遺所載  
逸詩與卜筮繇辭並列則不知繇辭當爲易補遺也  
李石方舟集議論亦近醕惟佛老論去二家之所短而  
用所長不知所謂長者皆儒門之所有事也其高允崔

浩論云談兵則有敗衄之禍爲史則有漏洩之禍占天則有窺測之禍此則爲至言也

石自敘曰易者春秋之天春秋者易之人詩者春秋之世書者春秋之事二禮者春秋之制以易而讀春秋則嚴而理以春秋而讀易則潔而通其言過高而不甚可解

馬縞古今注勦蘇氏演義今從永樂大典所載演義本文勘出而崔豹古今注之出於後人依托亦愈明矣考訂之書襲用前人成說本不足怪但須注明來歷耳惟著述之體不須注明來歷然必其所著之書別有命意不藉是所引者爲重可也今馬縞本不特襲蘇鶚文字



乃并牛享問答而仍用之豈非作奏工而葛龔猶未去耶

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有笏記三首俱集英殿春宴所用如四六短表皆頌聖語不過百字以內想書笏以便口宣者也

摛文堂集謝人書云昔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孔子以爲文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以爲好學今綜緝辭采則曰吾斯之爲文涉厯載籍則曰吾斯之爲學豈孔子之所謂文學哉其言高而不切立言未必非文易曰旨遠辭文何嘗不指言辭乎博覽未嘗非學論語曰多學而識何嘗不指聞見乎但不可逐末而忘本便是

聖人之文學豈可過爲高論而不審言之各有所當哉  
摛文集中文字多是文有餘而質不足毋乃自揭其所  
短歟其論文也則云古人無意於文渾然天成如渾金  
璞玉其說未嘗不是而按其語意則並無心得而別有  
發明則不免猶是公家言也昔文安陸明府延其縣紳  
爲公子講習舉業其人本無所解但批文後云是宜於  
古文取韓柳歐蘇大家氣息於時文取王唐歸胡金陳  
熊劉諸家法度而合爲之文氣要如蒸籠罩釜火候將  
熟之時氣騰而勢圓乃爲養到等語而於塾生天質何  
如功力何如書理如何會通文法如何講習若者爲是  
若者爲非槩未嘗置一語焉人皆笑其誕妄慕容之言

何以異是

否泰往復自然之理古今之不相及亦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論學術者每每以不知其然而然之故歸咎於意所不悅之事以爲濟勝之具不知天下真是非不在此也無知之徒且有以明之朋黨亡國歸咎於陽明先生之講學是爲尤無理者然亦不足辨矣

得邵二雲書歷城周書昌永年編修逝矣二雲傳其遺書屬余爲傳哀哉檢笈中得渠十五年前與友人手字友人因其字寄余時聞永清周明府震榮方欲鳩刻書之會也君與友人字云永清之舉必發自寶齋昨寶齋過我而不在家可恨也可刻之書弟所見者有溫公易

說魚門鈔本須校金仁山尙書注非徐刻本亦在魚門處俞石澗讀書舉要未校本弟有程泰之易原魚門有考古編未校本弟有而莫要於元和太平二志鄭賈服三書祖本當在館中又學林亦須急刻金樓子有一底本鮑以文來索者屢矣擬卽寄去魚門處尙有一本也惠書盡矣思再多印而無其力價亦多收不齊惠書能趣令增流通千部亦妙其所云惠書者元和惠氏棟校訂本也其汲汲於表章先儒嘉惠後學精誠通於寤寐而忘其家中無宿舂糧真可敬也二雲來書云君後得痰疾時迷時醒言語多不甚可辨一日過二雲謂幾死者數矣覺有事未了而終不能言今及憶所懷乃欲使

實齋爲我撰傳耳此言旣達後雖不復能言無憾也已而歸家一年乃卒哀哉

張溥天如百三家揚雄集內無蜀都賦此賦見古文苑明史憲宗本紀成化二十三年帝崩年四十一歲按帝以天順八年卽位明年改元成化在位二十三年崩年四十有一計其卽位當十八歲矣而萬貴妃傳云憲宗年十六卽位妃已三十有五其間當有錯誤

明史有兩王守仁有兩王艮一爲陽明弟子一爲建文元年一甲第一名進士死靖難節

優伶演劇貌爲忠臣義士如楊兵部劾嚴周總兵別母則聲色俱壯令人感奮或爲風流倜儻如太白賦清平

調東坡調陳季常則猾市僧聲口令人欲嘔豈太白東坡高於楊周諸公耶朱竹君先生嘗言忠義之性雖優伶亦所自有文人學士胸襟固若輩所不識也

隋眾經目錄乃合沙門及學士等撰極有條理觀其分別五例後世著錄之儒莫能及也一曰單本二曰重翻單本止是一本孤行重翻乃一經而有別本翻譯是一書而傳寫或刊刻不同應載別本之例也三曰別生乃是於大部中鈔出別行是裁篇別出之例也四曰疑僞乃是名目雖正而理有可疑是僞書應別著之例也五曰闕本乃是舊目有錄而已無其經是闕書存目之例也後世別本之書文字苟無大歧不復別爲著錄鈔本

猶可言也板本流傳一書數刻而著錄不與分明則印本優劣無從辨矣疑偽之書眾所共知而一體與正書同著亦少分別之義至於前代逸書後錄一槩刪去則亡書再出或偽造逸書後人鮮所依據皆不可不慎者也隋唐之際劉向劉歆所爲七略別錄諸書具在故二氏著錄猶得依倣爲之自唐以後較讐之學失傳而著錄之法遂失古人之指矣

隋眾經目錄五卷卽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所撰者也又有別本眾經目錄七卷乃沙門法經等奉敕撰者經後敘云太常卿牛宏奉敕須撰眾經目錄眾經合有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凡有七卷別錄六卷

總錄一卷其云大小乘修多羅藏者經藏也大小乘毘  
尼藏者律藏也大小乘阿毘尼藏者論藏也三藏分爲  
六部每部又分一譯分異譯分失譯分別生分疑惑分  
僞妄分六節與分五例之目相似惟疑惑分從僞妄一  
類分出尤爲慎重而六部之外又益以佛滅度後西域  
聖賢與此方諸德所爲鈔集爲一部西域聖賢與此方  
諸德所爲傳記爲一部西域聖賢與此方諸德所爲著  
述爲一部合爲九篇鈔集仍爲諸經律論以意分合者  
也傳記則佛祖僧耆行事及一切記事之文也著述則  
諸經注解及序論文字也其部勒精細亦非後儒著錄  
所及



北宋靈隱寺明教禪師契嵩字仲靈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氏七歲出家十三得度日誦觀音號十萬聲於是世閒經書章句不學而能是時天下之士學者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輦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旣愛其文又畏其理多與之游著禪宗定祖圖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於達摩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屬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

集錄至數萬言尙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爲記其事著有嘉祐及治平集凡百餘卷六十餘萬言今觀鐔津文集則盛推王通而曲詆韓子彼氏之學去取固無足論契嵩之文卻深於儒理且不非周孔蓋欲援儒以入墨者也乃去取之謬如此爲不可解其非韓三卷毛吹疵剔亦頗有中韓之失不可因彼教而有異視也第發端剖辨原道以謂拘淺因駁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以謂韓子之意言道德本無緣仁義著爾是於文理尙未會通而遽立說以駁不亦妄乎聖經明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韓子所謂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吉是也豈曰道德本無緣仁

義而始有乎韓子蓋謂仁義自是佳名道德名兼善惡  
所謂定名與虛位也契嵩於此尙未之解而遽爲駁議  
不亦妄乎

孟蜀石經書注今雖其本無傳而經注之數見於曾宏  
父石刻鋪敘者尙可考其分冊之概周易四冊十二卷  
又略例一卷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二千七百  
九十二字尙書四冊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  
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毛詩八冊經四萬一千二十一  
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周禮九冊經五萬五百  
八字注十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五字儀禮八冊十六卷  
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禮

記十冊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百  
九字左氏傳二十八冊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  
九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字蜀刊至十七卷止公羊傳六  
冊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  
穀梁傳六冊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  
百三十字論語三冊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  
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孟子十二卷四  
冊無字孝經一冊二卷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  
八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爾雅一冊二卷亦無  
數而晁氏讀書志後趙希弁附志云周易十卷經注六  
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尚書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

四十四字毛詩經注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周禮十  
卷經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儀禮經注一十六萬  
五百七十三字禮記經注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字  
左經注并序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公羊經注  
一十三萬一千五百十四字穀梁經注八萬一千六百  
二十字論語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孝經  
經注并序四千九百八十五字惟孟子爾雅俱不注經  
傳字數孟子三萬四千六百見鄭耕老勸學故曾趙二家亦未及載曾氏  
於左傳未著注字之數趙氏則以經注與序并計字數  
與諸經一例然左傳應有三十卷而止刻至十七卷亦  
未竟之書也曾趙二家殆亦據首卷題注之數而著之

歟公羊穀梁宋人補刻公羊題皇祐年而穀梁則缺年  
月避眞宗諱孟子則宣和中知成都府席貢所補本十

二經補孟子而稱十三經也

曾宏父石刻鋪敘曾  
愷字宏父又一人也

顧寧人疑孟子尙志之說而不敢質言故隱躍其辭以  
謂三代之所謂士大抵皆有職之人卽民之秀而升於  
司徒者也春秋而後游士日多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  
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其說極有所見然疑孟  
子之意則非也離實事而空言仁義乃後世儒者之大  
弊其說皆托於孔孟若謂孟子答彭更與王子墊者恐  
有以開之則孔子固云焉用稼又云君子謀道不謀食  
亦未嘗不離實事而言仁義也蓋無職之士出於井田

學校之制壞而秀民之傑出者自力於學而思有以經緯乎世宙而上不之用則不得已而與農工商賈同爲無秩之人而有無職之士其制失之在上非孔孟之好爲空言以垂教也後儒未知當世之用我與否而立志早以立言垂教學孔孟則是欲學堯舜而必欲其子爲不肖也

宋玉九辨云寒士失職而志不平彼於游士風頹之日而之士之失職爲言亦慨世事之不古若也然後世憂貧歎老一輩其志苟圖富貴不如其志則爲寒士失職之言抑亦赧矣彼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寒則宜也何嘗士乎而亦命寒士怨其失職何哉

興工代賑自古良法而鄞張興宗於乾隆二年署臨清州荒歉大吏請開武城臨清夏津一帶運河張命役夫二千三百餘人領銀二千七百兩起土方三萬三千七百有奇工興人眾粟昂老幼之不能赴工者先受其累又築城築隄可計土方開河必兼水工而是時竟未議及河身需開二丈四尺初在平地一人一日可得土方受直裕如及至七尺有餘高下懸絕二人竟日僅得土一方則受直不足至一丈五尺以上三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又須人運水其運須立椿築壩水車出之然後得運土而運土者往反益遠人益勞而難勝至二丈則三人竟日不能得土一方而官直不增何



以救飢不得不先捐己資次募大戶捐助僅能集事是亦議工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倉橋陳氏先世官明熹宗時爲刑部獄官有秋曹日錄一書內載熊廷弼尸解事見全謝山集家對山日記亦及此事

宋稗類鈔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莊子山木篇廣已而造大愛已造哀言失意人恐人周旋意境如見

全謝山集孫武論謂吳楚交兵吳幸勝而用兵實無勝算左氏內外傳紀吳事頗詳絕不及孫武卽越絕諸書

出於漢世亦不甚及孫子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之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於知兵者之手

全又云陽曲傅山青主不喜歐陽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著述僅存霜紅龕集十二卷其子眉詩亦附焉嘗走平定山中失足墮崩崖旁皇四顧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高齊所書佛經也傅青主以大科薦固不赴稱疾有司昇牀以行未至京三十里死拒不入城益都馮相首過之臥牀不具迎送禮 詔免試授中書舍人戊午年事也益都馮蔚州李相國竭力周旋之青主常批歐陽集古錄曰此老真不

讀書也

書夕二

嘉業堂刊

全又云唐沈既濟駁吳兢史以爲中宗既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滂夫問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朱子謂滂夫受是說於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不特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出於他國者其諸考春秋而未熟者歟朱子未聞其說而王厚齋是之予以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昭公俱未有明言見廢稱王稱公固也中宗則降黜矣宋元憲以王莽十八年繫之孺子接更始近人又謂十八年中每年當書帝在安定不知既以王莽之年屬孺子矣及更始立而

又屬之更始是元憲爲之廢立而非漢廷之自有廢立也此說不明故於夷羿篡夏少康始生而卽以少康繫

年皇極經也謂削去羿篡之足以快人意也亂臣賊子春秋

能誅之不能削之若削之是天地之所不能而書生能之無是理也夫中宗之廢也當書皇太后廢帝爲廬陵

王於則天之稱制也當書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

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仍不

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史案春秋能誅下原

下至無是理也夫誤入前宋玉九辨條下而以中宗之廢也爲另一條今從別一鈔本校正

顧寧人言經學卽理學也安得別有理學

孫夏峰黃黎洲李二曲康熙中皆以遺獻名高謂之三

大儒容城孫奇逢餘姚黃宗羲蓋屋李顒也

李天植字因仲平湖乍浦人崇正癸未以子觀天絕意仕進不復上公車因改名確字潛夫乍浦近海故曰蜃園其時乍浦有鄭嬰垣與爲石交鄭餓死雪中蜃園亦以介節餓死

鄞人陸寶字敬身號青霞全謝山爲作墓表言其才名爲素封掩而志節又以詩掩蓋鼎革閒遺民也與楊尙寶齊莊糾合里中詩人李封若周農半爲甬東詩括三百年風雅始有所萃其後杲堂不知何名篇首敘文獻淵源謂鄞於嘉隆之交張尙書東沙爲最神廟時屠儀部長卿天崇而後王涪州右仲與陸舍人楊尙寶云云

皆字而不名此撰著之疏也

按果堂李鄴嗣也見李桐傳

又云鄴以藏書名者天一閣范氏次之四香居陳氏又次則陸氏南軒之書也其後散失全猶及見宋槧開慶寶慶四明二志及吳草廬春秋纂言皆世所絕無也魯王時徐孚遠有海外幾社之集陳士京亦與焉勝國遺老多逍遙海外

鄴沈光文字文開諸生貢太學唐王累遷爲太僕寺卿粵事不可爲航海至閩將卜宅而風掣其舟抵臺灣鄭氏尙未至也後見禮於鄭氏父子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盛衰而海東文獻推沈爲初祖焉有集十卷全謝山托訪得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

太倉陸世儀字道威明末上書南都不用鑿池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自號桴亭事定後出門講學甚盛論朱陸及明儒陳王辭胡諸家最平允見全謝山所爲傳李世熊字元仲寧化人學者稱檀河先生明崇正閒講古文者東鄉艾南英晉江曾異撰番禺黎遂球南昌徐世溥及世熊而侯方域輩尙稍後全謝山於南雷書庫中見其所撰狗馬史記而異之大約憤明末之庸臣誤國與名士敗家聲者故其終篇以名士傳與忠義狗馬連編序言又申明之故取以名書書雖不見而篇序之見於謝山刪取者奇怪而不悖於教化故謝山擬之離騷至其弄臣篇所云弄臣之名世以稱泣魚斷袂一流

此輩世亂則增亂非由此而亂也大臣而人主所玩弄者乃真弄臣也王旦之美醞金珠是也此則至言可以發人深省

或舉何義門言王伯厚不脫詞科中人習氣全謝山曰義門不脫紙尾之學習氣其言甚痛快也

何義門高弟如陳季方陳少章長興王豫立甫敬所歸安

姚鈺玉裁慧田吳江沈彤冠雲果堂皆見於謝山文集而稱

果堂治經勝於二陳所著有周官祿田考吳縣陸錫疇茶隲亦出何門

施念曾字得仍雍正己酉選貢宣城人愚山先生曾孫也舉詞科不第知餘姚縣時爲黃忠端公贖祭田



全謝山爲蔣季眉之甥其爲季眉穿中柱文曰余之少也最爲先生所喜稍長而倔强不甚帥教先生頗有不釋然於中者太孺人笑曰黃山谷之諸甥無不稟其詩法而徐師川獨不謂然其水濱濠上之答可謂妄矣山谷之詩豈師川所能及然而師川亦自有其可傳者李空同晚年家居大爲其甥曹仲禮所苦亦不以損空同也及余追隨三館同被左遷或以當事者惡余因及先生

又永昌知府董君墓表續收甬上耆舊詩已爲使君立傳詳述其郎陽不肯妄闢草萊滇中爭礦局事以爲古之循吏告其子曰辭無可更設矣昔溫公序道原十國

紀年則不復志墓使義仲卽以序勒石壙中是故事也  
而其子猶頻年請惟金石文字所當具者世系生卒孫  
子之詳他文所弗能備也則爲按其年譜而書之謝山  
旣爲此說而終篇竟不見其名字與生卒年月但敘世  
系亦無孫子之名疏忽亦太甚矣

昌黎之於子厚旣銘其墓又碑羅池之廟又爲祭文意  
無所複而互有詳略則温公之說別存一解可耳不必  
爲一定例也謝山自可更進一層

范鵬鄞人一字冬齋一字沖一常從全謝山求借書於  
淮東馬氏小玲瓏山館浙西趙氏小山堂見於謝山所  
爲穿柱文其死年二十三嘗借樓宣獻公集及開慶四

明志宛谿讀史方輿紀要未至而卒按鄞范氏天一閣藏書不下馬趙諸家沖一又范族何爲舍近而求諸遠耶

明武宗旣擒宸濠將徧幸江浙鄞陳槐以撫州知府密謂張永曰傳聞聖躬已違和而此輩戒行未已六龍輕馳無乃危乎永乃急以告劉夫人始決計還京槐累官湖南按察副使

順治二年六月浙江內附鄞貢生董志寧倡首聚會學宮謀抗王師諸生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燭毛聚奎和之所謂六狂生也

明故九江道僉事孫嘉績吏科都給事熊汝霖刑部員

外錢肅樂因以舉事錢公從魯王死於海上以大學士  
贈太保吏部尙書諡忠介男兆恭尙寶司丞夫人董氏  
之父光遠破家輸餉後自縊死弟御史肅圖檢討肅範  
與兆恭死於福寧之陷及走翁洲職方肅遴亡命死崑  
山推官肅典亦死於義翁洲至辛亥而亡仲弟肅圖子  
爲後

全謝山曰明末諸生如彤庵簞谿蒼水嘿農楚石及管  
江諸杜皆以篤老之親抗節而死聖賢處此未必其然  
然其大節要不可泯

全謝山以左傳歲時日月星辰六物解彛典六宗以日  
月五星爲七政以岷江松江浙江當三江亦恐未確六

宗七政其說甚當

全謝山謂鄞之甲姓有四楊張屠陸是也

全謝山謂劉蕺山不死於絕粒而死於水傳聞異辭也  
全謝山見孟蜀石經毛詩自周南至衛風二卷以朝飢  
爲餽飢程克齋謂蜀本春秋以甲午爲申午癸卯爲葵  
卯今不見矣又云宋人引石本主蜀不主秦者地阻於  
陝又蜀本有注可詳也

山陰全氏始於宋太平興國自甬遷居其先自東漢之  
季已居錢塘以謂隨宋南遷非也山陰譜失惟甬譜附  
載小宗亦止及十世而已

全謝山曰以禹貢爲不足爰有禹本紀禹大傳

姜西溟論文謂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  
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醅汪茗文醅而不肆西溟兼  
之

全謝山爲姜西溟墓銘曰吾鄒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  
之郊源清容易世而起有西溟翁

明史稿刑法志出西溟最爲世稱

雍正壬子交河王蘭生以安徽學政爲江南主考時官  
閣學

全謝山爲陶太常誌銘太常父卽陶紫笥以古文雄吳  
下時論比之范蔚宗以進士知廣東昌化縣與崑山不  
合也兄正一以古文世其家進士入翰林不見知於世

太常名正靖字穉中一字晚聞常熟人也晚年得第累遷至太常古文簡淡有法熟於明史有晚聞集

全謝山論國朝詩新城以風調神韻擅長於北秀水以才藻魄力獨步於南宛陵至性深清化才藻於何有孤行一往無風調之可言邇來海內之言詩者不爲齊風卽爲浙調宛陵一唱三歎之音度閣已久

夏英公古文篆韻卽取郭忠恕汗簡而分韻錄之無他長也郭依說文部次夏依廣部韻次

全謝山文集近始閱其詳蓋於東南文獻及勝國遺事尤加意焉生承諸老之後淵源旣深通籍館閣聞見更廣故其所見較念魯先生頗爲宏闊而其文辭不免冗

蔓語亦不甚選擇又不免於複沓不解文章互相詳略之法如魯王起事六狂生舉義始末見於傳誌諸作凡三四處又所撰神道墓碑多是擬作而刻石見用者十居其五是又狃於八家選集之古文義例以碑誌爲古文中之大著述也汪鈍翁輩且欲以漢書諸傳削去論贊而增以韻銘作好碑誌同一惑矣乃嗔念魯先生爲迂陋不知其文筆未足抗衡思復堂也然近人修飾邊幅全無爲文之實而競誇作者則全氏又遠勝之矣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說者不一今本南燕春秋載慕容皝公孫夫人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則古人竟以寐生寤覺解寤生



矣且寐生寤覺竟有其事亦理之不可強決斷者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有作攻伐異端而害可已者已是  
別創之說乃崔氏春秋又有攻乎異端戒在害已則又  
以已爲人已之已矣

古人所謂異端多指陰陽術數

宋人專指釋老則夫子時所無也

崔氏

春秋所指亦其類也晉史郭景純傳贊亦用其語

今本十六國春秋複文甚多至殘文賸語不成篇章者  
皆出采輯補綴痕迹顯然

河閒獻王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見於本傳而劉歆太  
常博士移書毛詩左傳與逸禮古文尙書爭立學官蓋  
獻王所立乃王國學官未爲定制也劉氏書言諸子傳

說猶廣立於學官則儒林傳百官表未聞其制當考

禮部韻略鄔釋云南郡縣孝惠三年改宜城

古人藏書皆出手鈔故讀書不致鹵莽良由得之之不易也自印板行而學者得書甚易讀書亦遂不復尋行

數墨聞見涉獵或有過於前人而精密則遠遜於古亦

其勢也

此說已有  
人言之矣

至於古人作書漆文竹簡或著縑帛

或以刀削繁重不勝是以文辭簡嚴章無賸句句無賸字良由文字艱難故不得已而作書取足達意而止非第不屑爲冗長且亦無暇爲冗長也自後世紙筆作書其便易十倍於竹帛刀漆而文之繁冗蕪蔓亦遂隨其人所欲爲雖世風文質固有轉移而人情於所輕便則

易於恣放遇其繁重則自出謹嚴亦其常也讀書鹵莽未必盡由印板之多而板印之故居其強半作書繁衍未必盡由紙筆之易而紙筆之故居其強半板印之省繕鈔紙筆之省竹帛刀漆功不尠矣而學人之病卽從此而不思其故此亦創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古人金石

文字較竹帛之書尤簡可見矣

杭大宗曰明史麻志成於湯文正公而改於黃聘君黎洲頗載鄭世子麻議數則梅徵君以爲稍見大意

又曰己未明史局開麻志爲錢塘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者睢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毘陵楊文言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餘

姚黃聘君宗義又以屬梅宣城文鼎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麻草通軌補之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闕略也

魏廷珍曰洞庭湖爲楚南諸水所匯而成湘沅澧三水最大湘自南來沅自西入澧自西北入其出口在東北岳州下流直達武昌兵防南有長沙副將防於上流西有提標駐於上流西北有澧州營參將防於上流東北有岳州參將防於下流湖中雖有數山皆是孤立無曲港泊舟之處米糧多仰賴於四岸州縣此其撫湖南時所奏情形也

杭大宗傳閣百詩曰長洲汪編修琬著五服考異閣摘

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護前曰豫凶事非禮也  
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乎閻應之曰夏侯勝善  
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  
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  
去國恤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徐崑山請  
證於經則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  
申爲曾子次子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  
哭之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  
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  
親在時也都下盛傳汪望爲之頓減崑山嘗錄其考證  
辨析議論署碎金以爲談助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

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李天生謂其杜撰  
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峰文鈔掎擊不遺餘力  
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曰黃曰顧然於  
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據於黃則曰麤待訪錄指其訛  
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曰知錄則有補有正猶在未  
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康熙甲  
申歿年六十有九 世宗憲皇帝在潛邸爲文以祭有  
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然其中多  
微文譏刺如王士正魏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  
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爲古文尙書冤辭專以攻  
擊疏證氣懾於其鋒燄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

張溥曰謝希逸為殷淑儀哀文孝武帝流涕都下傳寫及廢帝即位則銜恨堯門幾犯芒刃一文之出禍福懸途即作者詎能先覺乎明帝定位令作赦詔酌酒立成云子業事穢東陵行汗飛走雖鐘鼓討伐之辭殆直自快胸臆矣

戴斗夜談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蓋當官則不免為文具少實濟也余更請益之曰日講官講章鴻臚寺排場兩衙門關防大理寺法堂

兩衙門謂科與道也

李衛奏摺江南浙江海洋情形兩省迥異江南崇明之

外有五條沙以爲遮護天生關闕惟夏至後及十月小陽春南風發時海舟往來方能任意剽疾餘月則多折創紆迴大船出進稍艱故上海關稅口亦以時候爲贏縮此其可驗之處如浙省陸路不爲險隘而洋面則普陀以外緊對日本乘風數日可到且乍浦海門等口四海外夷諸國爲閩粵之門戶處處均關緊要

班固與弟超書曰得伯章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此八字千古名言

春秋書我者本國史文如是魯春秋勢自不容稱國爲魯也司馬十二諸侯年表會列國而俱以一家之言記之乃於諸表分格紀本國事皆就國史之文而稱之爲



我非其義矣

古人紀年首年稱元三代鐘鼎皆然書稱元祀元日皆此例也本無深義胡康侯春秋傳用乾元坤元又謂四德之仁先儒議其穿鑿良然第胡義亦有所本阮嗣宗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胡傳似出於此按阮說在通老論其文今已不完張天如采其逸文

張天如漢魏百三名家集搜羅漢魏六朝詩文集亦甚博瞻自云本於閩刻七十二家今不見閩刻書矣而汪士賢所較刻者尙有其書不知全刻若干種也張刻爲世所稱然逸文散句搜羅於羣籍中者理宜自爲一類

附諸全文之後且載所搜出處俾人有所考訂今一體  
連編俾人不辨爲全爲缺又不載原書出處則其弊也  
原集篇卷有可考者應錄原集部次今亦不詳又題辭  
論斷各冠其首似矣抑前人之評論不爲采取附於序  
目之間惟欲獨伸己見皆其不滿於人意者至於人有  
遺篇如揚雄集遺蜀都賦代有遺人如東漢遺曹大家  
之類皆有待於後人之補余意梅氏文紀有文無詩臧  
氏詩所有詩無文合以百三名家因人分類搜剔無遺  
再取諸家詩話文評各以類附是亦搜六朝文字之大  
觀也

夏后不降讓禪於弟帝扁竹書稱其實有聖德是夏雖

家天下而仍有唐虞禪讓之風也帝泄之世殷侯子亥托於有易爲有易之君所殺子上甲微以河伯之師伐易滅之郭璞以微爲殷之賢王是殷未得天下之前已有賢聖中興之主也啟弟武觀以西河叛則管蔡之先聲也啟卽位於夏邑旋歸於冀都太康卽位於斟鄩帝相卽位於商帝杼卽位於原又遷於老邱帝廑卽位於西河桀又居斟鄩是夏世遷都多於殷之改卜也竹書今傳不盡可信然三代逸事實藉此書收傳記之逸文不得皆謂其誣也

近人稱縣曰邑知縣爲邑侯流俗用爲文語可也記傳金石之文乃亦不察而漫用之非矣知縣比於古諸侯

乃爲古者百里侯封起見其實知府如古諸侯縣則邑  
宰之類漢郡守得自辟令長猶古諸侯遺制也至於以  
縣稱邑則尤不典邑則城郭之稱也如謂舉城以該四  
鄉則州亦未嘗不可稱邑何獨於縣乎或舉續後漢志  
每郡國下書若干城其文卽是指縣遂謂縣可稱邑之  
證不知司馬彪之例亦非也他姑無論卽據志文並載  
故城廢治而於若干城之下備載諸縣又載有某城某  
城云云其文豈不混淆今諸縣往往有新舊並存之城  
鹽司或有運城河道或有防汛之城邊關要隘或有駐  
防專居之城西北州縣或有鄉堡自築之城城邑不足  
以代縣稱明矣或又謂左氏載春秋辭命稱其國曰敝

邑夫都邑之稱古有之矣謙讓之辭非爲書法作準且都邑之邑與十室之邑正復大小不嫌同名非定稱也今定以邑爲縣而府州且不得假借焉此何義耶

北方稱醫者爲大夫議者不一皆未得其解按太醫院掌印官五品於階爲大夫其副卽六品不得爲大夫矣稱凡醫以大夫尊之爲太醫長官也

近世尊官稱大人卑者爲老爺趙耘菘謂大人本父母而以爲尊稱起於漢世中官後世因爲達官之稱爺本父之稱謂自高力士承恩日久中外畏之駙馬輩直呼爲爺後世王爺公爺老爺之名稱亦自此起然觀明人所爲金瓶梅小說於官之尊者稱爲老爹老爹卽老爺

也以稱太師提督撫按諸官如知縣千戶等官則以大人呼之疑明時稱謂與今互異

說文無懣字集韻作攢訓執也黃直翁韻會從毛晃增韻訓執又訓獎也漢志懣之以行廣韻亦無此字

黃氏韻會舉要以韻會補收禮部韻略闕遺凡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重文不計

韻會原書不可見近人以熊忠韻會舉要爲卽黃氏韻會非也觀舉要之凡例明云禮部韻略本以資聲律便檢閱今以韻會補收闕遺增添注釋凡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則韻會爲舉要取資不得以舉要爲韻會矣但明人張鯤作韻會舉要序已以黃直翁書當舉要矣

韻會原書今不可見而劉辰翁序乃是真見韻會而作其分七音清濁與三十六字母則黃氏之書已然或云熊忠卽黃直翁門客韻會繁重而舉要節之體製本無異也

朱子學於李愿中侗愿中出於羅仲素□仲素出於楊中立時中立出於程明道之門朱子之傳蔡沈黃幹李燔張洽廖德明葉味道李方子詹體仁陳淳傅伯成徐僑輔廣楊復黃灝石子重皆恂恂矩規無放言高論班固儒林傳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日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

之手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  
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者萬物方  
芟滋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  
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因不肯仞以此不  
見信後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惠定  
字曰蜀才從古文其音亥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萁滋荀  
爽據以爲說淮南子高誘注其音該該芟同物三統麻  
該闕於亥孳萌於子是也六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  
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曰其子之明夷明夷反晉  
晉晝也明夷晦也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大義以  
彖傳有箕子之文遂以箕子當五五爲天位箕子臣也



而當君位乖於易例逆孰大焉謬說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時有孟喜之高弟趙賓述孟氏學斥言其謬以爲箕子明夷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咸共疾之讐賀與喜同事田王孫賀先貴又傳子臨從讐問薦讐爲博士喜未貴而學獨高施梁邱皆不及喜所傳卦氣及易家侯陰陽災異書皆傳自王孫以授梁人焦延壽者而梁邱惡謂無此事引讐爲證且以此語聞於上於是宣帝以喜改師法不用爲博士中梁邱之譖也賀讐疾喜而并及賓班固不通易其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辭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

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爲漫衍無經致譏荀氏但魏晉已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郊禘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譖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唱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紛也

文苑英華有傳五卷第七百九十二卷至七百九十六

卷也公卿如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如東川節度使

盧坦皆李華撰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貞烈

如楊婦竇女李華杜牧合於史家體例之傳凡十數篇其排

麗類碑誌庾信邱乃敦自述非正體陸文學自立言有

寄托王承福借名存風刺宋清傳投贈類序引強居士

俳諧爲游戲毛穎傳凡十餘篇皆不與也惜編英華者

混雜無別如李漢編韓文以王承福傳編於雜著毛穎傳編於雜文則可謂有分別矣

周密齊東野語二十卷商維濬稗海刪去其半而與癸辛雜誌混合爲一汲古閣津逮祕書刻本猶全儲泳祛疑說亦爲稗海刪去五六左圭百川學海本猶全故叢書不嫌多購也

何劭撰荀粲王弼傳粲卒年二十九弼卒年二十四二傳俱注出晉陽秋傳首有名而無姓王弼卒於正始十年無子

晉義熙中尙書祠部郎表請禁立私碑凡欲立碑悉令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

浩然齋雅談詩文中有摘人姓名一字者班固幽通賦  
巨滔天而泯夏以王莽字巨君也重醉行而自耦乃重  
耳李白扶風豪士歌原嘗春陵六國時四公子也杜詩  
用卿雲淵雲則長卿子雲王褒也東馬則方朔相如也  
如葛亮馬相如等甚多亦有礙理者然論語吾友張也  
舜典伯女作秩宗蓋亦有所本也

吳三桂反僞將林興珠降謂岳城糧皆取給常德而我  
舟師僅營於君山賊之往來如故也宜分泊於香鑪峽  
諸處并立陸營於九貴山以斷長沙衡州之路賊可坐  
困

輟耕錄載錢唐葉亦愚李以太學生上書詆賈似道公

田關子不便專權誤國似道怒黥流嶺南及放還與似道遇諸途贈以詞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是當時誰汝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曾記續通鑑長編亦載此事其字句小異君來路作君去路來來去去何時住作天理昭昭胡不悟國是當時誰汝誤作仔細思量真自誤雷州戶崖州戶兩州字俱作司字客中頗恨四字作道中邂逅四字校爲稍勝葉入元爲中書左丞獻至元寶鈔樣自言在宋嘗以此樣進呈請改關子而不能用元世祖竟用其言

陸游入蜀記自其年八月十一日自江州至赤沙湖入

境爲今黃州地中歷州縣無數至十月廿二日自巴東  
至巫山縣出境爲今宜昌地逐日爲記計日七旬有餘  
江行紆曲爲地幾二千里書盈三卷文至萬有餘言所  
記皆今湖北境內名蹟勝事也今簽駁云入蜀記與湖  
北人地均無干涉何得混行載入是將陸氏所經水道  
二千餘里皆化作烏道雲煙也

章氏遺書外編卷二終

吳興劉承幹編校